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音樂類

音樂有拍子 聲成文者謂之音，蓋雜比曰音，單出曰聲也。樂者，五聲八音之總名，凡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等所製之樂器，皆是也。樂之進止為節奏，猶今之言節拍，故有拍子。拍子，以表明節拍之度數者也。吾國雅樂，以音之停頓處曰拍，按音調之抑揚疾徐而用手或樂器以節之，曰拍子，通稱曰板眼，古之紅牙按拍是也。若西樂，則凡於一定之時刻，表一定之強弱者，名曰拍子。一樂曲中之各小節，皆有同一之時價，但其音符之數，不必相等，且休止符亦可加入計算。

管音樂

管音樂者，能以唱曲之音出諸管也，福建之汀州有之。管出之聲，與口唱之曲無稍異。一人以鼻吹管，由管發音，五六人圍坐其旁，而佐以洋琴絃索焉。

番

番，又曰番鼓，用緊膜雙笛，聲最高，吹入雲際，而佐以簫管、三絃，緩急與雲籟相應，又佐以提琴、鼗鼓，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，再佐之以湯鑼。眾樂既齊，乃用羯鼓，聲如裂竹，所謂「頭似青山峰，手如白雨點」者，始稱能事。其中復間以木魚、檀板，以成節奏。有《花信風》、《雙鴛鴦》、《風擺荷葉》、《雨打梧桐》諸名色。若夾用大鑼、鐃鈸，則為粗細番。創於京師而盛於江、浙。金匱錢梅溪曾有詩詠之。

八音聯歡

咸豐時，都門有售技於市曰八音聯歡者。其法，八人圍坐，各執絲竹，交錯為用。如自彈琵琶，以坐左拉胡琴者為撥絃，己以左手為坐右鼓洋琴，鼓洋琴者以右手為彈三絃者按絃，彈三絃者以口品笛，餘仿此。又一人於座外敲鼓。音極悠揚，其調亦絃籟可聽，傾動一時。此技宣統時尚有之，而各執其藝，不相為用，與咸豐時異矣。

八音

八音者，以彈唱為營業之一種，廣州有之。所唱有生旦淨丑諸戲曲，不化裝，而用鑼鼓。

陽裏八合

《陽裏八合》，樂譜也。陽裏者，殆指《論語》中之少師陽、擊磬襄二人而言。八合者，以八種樂器合成，鑼三種，曰大鑼，曰小鑼，曰手鑼；鼓二種，曰脆鼓，【亦稱班鼓。】曰銅鼓；【亦稱戰鼓。】鈸三種，曰大鈸，曰中鈸，曰小鈸。

京師酒肆備絃索

京師酒肆，無室不備絃索，二三知交，酒酣耳熱，輒自操胡琴，琅琅以歌。然亦有忌諱處，一不得稱唱戲，僅曰消遣，二不得隔座臧否，三不得於隔座未畢一折時，起而奪唱。

年鑼鼓

每屆新年，沿街鑼鼓，響似春潮，然皆漫無節奏，俗所謂年鑼鼓者是也。其樂器大率皆備，人家商店均有之，晝夜喧闐，震人心肺欲嘔。

江慎修通音律

婺源江慎修，名永，通音律。其論黃鐘之宮，則據《管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以正《淮南子》。《漢書·志》曰：「黃鐘之宮。」黃鐘，半律也，即後世所謂黃鐘清聲是也。唐時風雅二詩譜，以清黃起調，畢曲，琴家正宮調黃鐘，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，正黃鐘之宮為律之遺意。《國語》：「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，夷則、無射曰上宮，黃鐘、太簇曰下宮。」蓋律長者用其清聲，律短者用其濁聲。古樂用均之法雖亡，而因端可推。《韓子·外儲篇》曰：「夫瑟以小絃為大聲，大絃為小聲。」雖詭其辭以諷，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，黃鐘、大呂、太簇、夾鐘、姑洗、仲呂、蕤賓用半而居小絃，林鐘、夷則、南呂、無射、應鐘用全而居大絃也。《管子》書，五聲徵、羽、宮、商、角之序亦如此。慎修此言，實漢以來所未尋究者也。

吳西林致力於樂

仁和吳西林，名穎芳。少即棄舉業，壹志讀書，致力於樂。嘗怪鄭樵《通志》之與先儒為難，於是取《六書》、《七音樂略》，一一從流而溯源。其致力則自樂始，調律管音調，諸儒能得其說而不能習其器，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，遂以為不可究詰，乃按典籍，證眾器，成《吹籥錄》五卷。

士大夫諳音樂

乾、嘉間，士大夫皆諳音樂，三絃笙笛鼓板，亦嫻熟異常。嘉慶己巳，錢梅溪在京時，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，程香谷禮部之鼓板，席子遠、陳石士兩編修之大小唱，蓋崑曲也。

舒鐵雲諳音律

大興舒鐵雲孝廉位音音律，能吹笛鼓琴，其度曲，不失分寸。所作樂府院本，一脫稿，即付老伶，按節而歌，不煩點竄也。

邱穀士通律呂

邱之桂，字穀士，瀏陽監生。生有異質，敦孝友，喜讀書，尤通律呂。調樂所由起，實符天地自然之氣。倣古法，掘坎內管推候二月中氣，應六四卦，審陰陽休咎之徵。道光己丑，知縣杜金鑑聘典文廟樂舞，為設局。乃按律製器，率眾肄習，凡數年。又博採群書，辨正謬失，著《律音彙考》及《丁祭禮樂備考》刊行。

鑼鼓三奏諸樂器

乾隆時，粵中有鑼鼓三者，瞽人也。日負諸樂器沿街售技，北方謂之一人戲。不知其姓名，人以其技呼之曰鑼鼓三。或邀之演技，則以草薦席地坐，凡諸樂器環置左右，口吹管簫，手按工尺，左肘搖鑼，右拇指指木槌過其，鼓左拇指掛小板為節拍，和其歌，其餘樂器應手而執，妙無滯機，疾徐緩急，無不中度。其唱則生旦淨丑諸腳色，一一畢現，不辨為一人所出，若合眾手而為之者。三嘗語人曰：「吾業無他奇，惟在熟耳。方吾之創斯技也，懼不克成。即成矣，而左支右絀，懼無以諧聽。於是再三服習，日夜念此至熟，其庶幾乎，今二有餘載矣。口纍纍如貫珠，手與口相為應，足與手無相違，自是不期然而然，不知其所以然也。」

朱錦山奏二四種樂

乾隆末，有朱錦山者，烏程人。能陳二四種樂器於前，以口及左右手足動之，皆能中節。且能奏南北各大小曲，及仿拇戰笑詈等聲，莫不畢肖。和坤聞其名，召入都，命給事於邸，厚糈之。錦山知和必敗，先一年辭去，還吳興，仍藉素業糊口，布衣蔬食，偃如也。

蒙古音樂

蒙人以歌唱為娛樂，所歌多為情詞，或亦有贊美古人之偉績者。歌時，必男女多人，和音齊唱，聞之令人生悲。旅行沙漠中，互相唱和，頗增征人思鄉之感。其音之最哀者，往往聞者淚下。又有一種專以歌唱為業者，常應曠野旅客之招聘，其樂器僅有笛、絃二種。

準噶爾音樂

準噶爾部人民之俗，每日申刻，擊鼓鳴鑼，曰送日。其樂器，有雅圖噶伊奇爾、和爾、圖卜碩爾、必和色爾、特穆爾、和爾綽爾等六器，為歡會宴飲所用；有鏗格爾、格昌定、沙克鴻、和必斯、奇古爾、伊克布呼、棟布呼等七器，為誦經應和所用。其樂

曲，有名《都爾本衛拉特》者，有聲無辭，用以試絃；有名《噶爾丹穆圖爾》者，為歎美其人之辭；有名《布圖根雅布薩爾》者，為頌禱之辭；別有沙律齊默克噶爾丹穆爾奇勒噶蘇圖們頌齊諸曲。

喀什噶爾音樂

回部喀什噶爾之俗，歲於□月朔日、□二月□日，大伯克率眾張鼓樂，赴寺拜天，並慶賀宴會。回民吉禮，用鼓二，胡琴一，三絃二，箏一，樂人席地而坐，以手拍鼓，眾樂從之，聲音和翕。樂人歌曲，婦女數人起舞，踏步旋轉，皆能應節。

城中築高亭一座，日入時作樂以送日。闕展每歲二月，謂之年頭，彼此宴會，幼子幼女相率歌舞。其樂器，有大鼓、小鼓、銅號、鉸子、噴呐、喇叭、三絃，哈龍、烏什各城阿奇木，每日用鼓吹一次。回民吉禮用樂，男女歌舞。葉爾羌、和闐樂器，有箏、三絃、琵琶、胡琴、管、喇叭、噴呐、鼓鈸，日入時亦作樂送日。庫車、沙雅爾樂器，有大鼓、小鼓、喇叭、噴呐、三絃、箏。阿克蘇、賽哩木拜樂器，有三絃琴、手鼓，每日申刻以後，亦作樂以送日。

回部樂曲，一名《斯那滿》，為愛慕其人之辭；一名《塞勒喀斯》，為拊掌行樂之辭；一名《察罕》，一名《珠魯》，為馬前鼓吹之辭。凡按工尺字一周，終而復始，節以人聲，隨其長短以成曲調。

纏回音樂

新疆纏回之平民，遇尊長，交手撫胸，俯首誦賽拉瑪里坤帖斯列海，以為親敬。宴客時，樂賓之樂，以鼓為主。大鼓以枹擊者，謂之東不拉，小鼓以手撾者，謂之達普木，管調之姿拉伊，箏筋調之拉伊，三絃調之拉瓦普，二絃調之色哈，銅絃調之彈普，絲絃如琵琶者謂之斗塔，如洋琴者謂之喀攏。男女當筵，雜奏唱歌，女子雙雙逐隊起舞，謂之俱郎，間亦有以男子而俱郎者。

西康音樂

西康番人之於音樂，如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八音等器，大半購自內地，惟音之節奏，異於漢人，歌舞亦然。歌有古調傳已多年者，有新聲按年由藏人新譜者，大抵皆燕賓客、和夫婦、樂豐年、慶太平之語也。

唱歌

唱歌，亦稱樂歌。光緒時，由學部奏定為學校教科之一，男女皆有之，所以發生徒音樂上審美之感情，而涵養其德性者。歌辭深淺之程度，以所在學級之國文科為準。

聖祖改訂樂章聲調

康熙甲午，考訂中和樂章聲調，諭南書房、翰林等：「向來陸殿所奏中和樂章，皆仍明代所撰，句有長短，體制類詞。後因文體不雅，命大學士陳廷敬等改撰，其章法皆以四字為句。而奏樂人未習聲調，仍以長短句法湊合歌之，是雖文法易而聲調未易也。今考察舊調，已得宮商節奏，甚為和平，必得歌章字句亦隨詞調，則章法明而宮商諧。此事所關最要，著南書房翰林會同大學士等詳考定議，務使章法與聲調協和，歸於允當。」乙未冬至，躬祀圓丘，用新定樂律。是時考正律呂，凡樂制、樂器、樂歌，皆經上親定，制度得中。以是月南郊大祀為始，嗣後如祭祀、朝會典禮，欽定雅樂亦並用矣。

耕藉歌三□六禾詞

世宗御製《三□六禾詞》，遇行耕藉禮時，用金、鼓、簫、篳、笙、拍各六，歌《禾詞》樂工□四名，於耕藉所排列，俟行禮時，樂工鳴鑼鼓歌之。

採桑歌

皇后採桑時，童闍歌《採桑詞》者□人，金、鼓、拍版各二，簫、笛各六，排立桑外東西徑道以唱之。

吳中權歌

吳中多權歌，皆男女相慕悅之辭也，發情止義，頗得風人之旨。夜程水驛，月落蓬窗，每與柔櫓一聲相應答，動人鄉思，悽其欲絕。今舉其一以例之曰：「月子彎彎照九州，幾家歡樂幾家愁。幾家夫婦同羅帳，幾個飄零在外頭。」

粵人好歌

粵人好歌，謂之粵謳。凡有吉慶，必唱歌以為歡樂，以不露題中一字，語多雙關，而中有掛折者為善。掛折者，掛一人名於中，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。其歌也，辭不必全雅，平仄不必全叶，以俚言土音襯貼之。唱一句，或延半刻，曼節長聲，自迴自復，不欲一往而盡。辭必極其豔，情必極其至，使人喜悅悲酸，而不能已已，此其為善之大端也。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，高者受上賞，號歌伯。其娶婦而親迎者，婿必多求數人，與己年貌相若，而才思敏給者，使為伴郎。女家索攔門詩歌，婿輒握筆為之，或使伴郎代草，或文或不文，總以信口而成、才表華美者為貴。至女家不能酬和，女乃出閣。此即唐人催妝之作也。先一夕，男女家行醮，親友與席者，或皆唱歌，名曰坐歌堂。酒罷，則親戚之尊貴者，自送新郎入房，名曰送花，花必以多子者，亦復唱歌。自後連夕，親友來索糖梅咬食者，名曰打糖梅，皆唱歌，歌美者，得糖梅益多矣。

謳之長調者，如唐人《連昌宮詞》、《琵琶行》等，至數百言千言，以三絃合之，每空中絃以起止，蓋太簇調也，名曰摸魚歌。或婦女歲時聚會，則使瞽師唱之，如元人彈詞曰某記。某記者，皆小說也，其事或有或無，大抵孝義、貞烈之事為多，竟日始畢，可勸可戒，令人聞而感泣。

其短調踢歌者，不用絃索，往往引物連類，委曲譬喻，多如《子夜》、《竹枝》。如曰：「中間日出四邊雨，記得有情人在心。」曰：「一樹石榴全著雨，誰憐粒粒淚珠紅。」曰：「燈心點著兩頭火，為娘操盡幾多心。」曰：「妹相思，不作風流到幾時。」曰：「風吹花落地，那見風吹花上枝？」《蜘蛛曲》曰：「天早蜘蛛結夜網，想晴只在暗中絲。」又曰：「蜘蛛結網三江口，水推不斷是真絲。」又曰：「妹相思，蜘蛛結網恨無絲，花不年年在樹上，娘不年年作女兒。」《竹葉歌》曰：「竹葉落，竹葉飛，無望翻頭再上枝。擔傘出門人叫瘦，無望翻頭做女時。」《素馨曲》曰：「素馨棚下梳橫髻，只為貪花不上頭。□月大禾未入米，問娘花浪幾時收？」凡村落人奴之女，嫁日，不敢乘車，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。既嫁，人率稱之為瘦，此言女一嫁不能復為處子也。梳橫髻者，未笄也。宜笄不笄，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。稻□月熟者名大禾，歲晏而米不入，花浪不收，是過時而無實也。此刺淫女也。有曰：「大姐姐，分明大姐大三年。擔凳井頭共姐坐，分明大姐坐頭邊。」言女嫁失時也，妹自愧先其姊也。有曰：「官人騎馬到林池，斬竿筋竹識筍箕。筍箕載綠豆，綠豆餵相思。相思有翼飛開去，只剩空籠掛樹枝。」刺負恩也。有曰：「一更雞啼雞拍翼，二更雞啼雞拍胸。三更雞啼郎去廣，雞冠染得淚花紅。」有曰：「歲晚天寒郎不回，廚中煙冷雪成堆。竹篙燒火長長炭，炭到天明半作灰。」有曰：「柚子批皮瓢有心，小時則劇到如今，頭髮條條梳到尾，鴛鴦怎得不相尋？」有曰：「大頭竹筍作三椏，敢好後生無置家。敢好早禾無入米，敢好攀枝無晾花。」敢好者，言如此好也。其蛋家女，蕩髻如吳下唱楊花者，曰縮髻。有謠曰：「清河縮髻春意鬧，三□不嫁隨意樂。江行水宿寄此生，搖櫓唱歌樂過滯。」槳者，搖船也，亦雙關之意。滯者，覺也。若此者不可枚舉，皆以比興為工，辭纖豔而情深，頗有風人之遺，而《采茶歌》尤善。

粵俗歲之正月，飾兒童為綵女，每隊□二人，人持花籃。籃中然一寶燈，罩以絳紗。以綬為大圈，緣之踏歌，歌□二月采茶。有曰：「二月采茶茶發芽，姊妹雙雙去采茶。大姊采多妹采少，不論多少早還家。」有曰：「三月采茶是清明，娘在房中繡手巾。兩頭繡出茶花朵，中央繡出采茶人。」有曰：「四月采茶茶葉黃，三角田中使牛忙。使得牛來茶已老，采得茶來秧又黃。」是三章，則幾於雅矣。

東莞歲朝賀食廬所唱歌頭曲尾者，曰湯水歌。尋常瞽男女所唱，多用某記，其辭至數千言，有雅有俗，有貞有淫，隨主人所命唱之，或以琵琶，秦子為節。兒童所唱以嬉者，曰山歌，亦曰歌仔，多為詩餘音調，辭雖細碎，亦絕多妍麗之句。大抵粵音柔而直，頗近吳越，出於唇舌間，不清而濁，當為羽音。歌則清婉瀏亮，紆徐布情，聽者亦多感動。而風俗好歌，兒女子天機所觸，雖未嘗目接詩書，亦解白口唱和，自然合韻。說者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，其原辭不可解，以《楚辭》譯之，如「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

悅兮君不如」，則絕類《離騷》也。粵固楚之南裔豈屈，宋流風，多洽於婦人女子歟？

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，曰潮州調。潮音似閩，多有聲而無字，或一字而演為二三字。其歌輕婉，閩、廣相半，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口相授。曹好之以為新調者，亦曰嶺歌。農者每春時，婦子以數□計，往田插秧，一老撾大鼓，鼓聲一通，群歌競作，彌日不絕，是曰秧歌。南雄之俗，歲正月，婦女設茶酒於月下，罩以竹箕，以青帕覆之，以一箸倒插箕上，左右二人撻之，作書問事吉凶，又畫花樣，謂之踏月姊。令未嫁幼女，且拜且唱，箕重時，神即來矣，謂之踏月歌。長樂婦女，中秋夕拜月，曰椽月姑，其歌曰月歌。蛋人亦喜唱歌，婚夕，兩舟相合，男歌勝，則牽女衣過舟也。黎人會集，則使歌郎開場，每唱一句，以兩指下上擊鼓，聽者齊鳴小鑼和之。其鼓如兩節竹，而腰小，塗五色漆，描金作雜花，以帶懸繫肩上。歌郎畢唱，歌姬乃徐徐唱，擊鼓亦如歌郎。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，以樂神也。

劉繼廷聽采茶歌

劉繼廷嘗客衡山，曾臥聽《采茶歌》，賞其音調，而於辭句懵如也。翌年又至，則於其土音雖不盡解，然領其意義者，□可三四。因之而歎古今人相去不甚遠，村婦稚子口中之歌，而有□五國之章法。顧左右，無可與言，浩歎而止。

曼殊歌梁司農祝家園詞

毛西河之姬曼殊，張姓，小字阿錢，順天豐臺賣花翁女也。幼慧，能效百鳥音，工鍼黹。稍長，白皙而妍，縮髮作連環，名百環髻。西河以冷宦在京，益都馮文毅公溥助贊作合。婚之夕，陳其年檢討為之更名曼殊。既侍西河，學書度曲，不半載而能，最愛歌梁司農《祝家園詞》。既而得奇疾，漸就羸弱，年二□四而歿，西河作別誌書之磚，士大夫爭以詞挽弔。其病中嘗繪小影，名《留視圖》。

王心逸聞絃歌聲

長山王心逸進士德昌，嘗告淄川蒲留仙曰：「在都過市，聞絃歌聲，觀者如堵。近窺之，一少年曼聲度曲，無樂器，惟以一指捺頰際，且捺且謳，聽之鏗鏗，與絃索無異。」

旗亭歌洪昉思詞

錢塘洪昉思太學昇工樂府，宮商不差唇吻，旗亭畫壁，往往歌之。所作樂府，有《長生殿傳奇》及《天涯淚》、《四嬋娟》雜劇。娶同里黃文僖公機孫女，亦諳音律。

老胡應聲而歌

聖祖親征準噶爾，師還，次歸化城，躬自犒勞西路凱旋之師，輟膳享士，獻厄魯特之俘，彈箏筋，歌者畢集。有老胡善吹笛，工口辯，有膽，兼能漢語。因賜以酒，使奏技，遂應聲歌曰：「雪花如血撲戰袍，奪取黃河為馬槽。滅我名王兮，虜我使歌，我欲走兮無駱駝。嗚呼！黃河以北兮奈若何？嗚呼！北斗以南兮奈若何？」遂伏地謝。聖祖大笑，赦之，遣還，俘中多人亦分別赦免。

王采薇按笛歌詞

孫淵如夫人王采薇嘗言，唐五代詞，率可倚聲，被之簫管。春餘夜靜，輒取李後主「簾外雨潺潺」詞，按笛譜之，令淵如審聽。至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」二句，聞者歎歎。其後淵如寫采薇遺影，為《落花流水圖》，以此。

舒鐵雲夜聞吳歌

舒鐵雲嘗於舟夜聞吳歌，宋左彝有詩，因和之曰：「遠采芙蓉夜渡江，艣聲欸乃近船窗。來朝驚破揚州夢，定是吳娘水調腔。」

王粹士每醉必歌

常寧王粹士布衣全興好飲，每飲必醉，醉必歌，歌之長短高下必協律，士大夫多傲為之。

番人善歌

臺灣番社有歌，詞簡情遠，純然古代之歌詩體也。歌云：「我所思兮貌何美，夢寐輾轉不可忘。我今深山去捕鹿，心旌飄搖獨徬徨。只好捕鹿歸來日，與卿相餽共舉觴。」首尾寫情，自在流出。

儂人善歌

儂人善歌，女及笄，父母縱之山野間，少年從之，歌者且數□，視女答歌之意為去留。一人留，則眾皆散。男子鑄其歌詞於木贈女，字細若蠅，間以金彩花鳥，髹以漆，女則具繡囊錦帶以答男。婦多美姿，人即撫摩其身，不禁，及乳，則怒，甚且見殺，謂諸支窳皆天生，乳則己所成，不可侵也。

僮人善歌

僮女於春秋時，布花果、笙簫於名山。其衣上之飾，為五色絲同心結、百紐、鴛鴦紐。選其少妙者，伴峒官之女，曰天姬隊。餘則三三五五，采芳拾翠於山椒水湄，歌唱為樂。男亦三五成群，歌而赴之。相得則唱和竟日，解衣結帶，相贈以去。春歌正月初一，三月初三，秋歌中秋節。三月之歌曰浪花歌。峒官者，僮人之頭目也。

蠻女善歌

桂林西鄙峒蠻□七八女子，披如雲鬢髮，繫紅絲繚，垂雙金珥，跌跌玉映，袒臂酥凝，跳走笑歌，意態皎如也。歌蠻音，婉變靡曼。誰家女郎以善歌著稱於時，則光寵遍親族，其父母恆以是驕人。

孫春山雅善歌唱

光緒中葉，京師知音之士以孫春山部郎為最。春山雅善歌唱，尤工青衣，【旦亦曰青衣。】字正腔圓，非伶界所及。日常攜二三朋輩，召集歌郎，畫壁旗亭。伶界有難諧之字，不達之腔，無可問津者，必造春山請業。雖伶相見，咸呼以師。每集，則羊衛多人，環而受教惟謹。春山亦不厭不倦，或為之循聲按拍，或為之砭誤正訛，低唱輕敲，徐然下酒。宴飲他室者，往往輟杯就聽，簾外重足一跡，賞歎深之。

大悅唱等韻

劉繼莊髫年時，在京都仁壽寺，遇蜀僧大悅，自言善唱《等韻》，稍稍為之言之梗概，不及學也。繼莊，名獻廷，康熙時大興人。

陸麗京度曲

錢塘陸麗京，名圻，度曲四齣，薄遊武塘，錢仲芳大集賓客，即令吳伶演唱。新聲豔發，絲竹轉清，四座之間，魂搖意深。

心頭小人唱曲

安邱貢士張某寢疾，臥於牀，忽見心頭有小人出，長僅半尺，儒冠儒服，作俳優狀，而唱崑曲，音清徹，說白自道名貫，一與己同。所唱節末，皆其生平所遭。四折既畢，吟詩而沒。張猶記其梗概，為人述之。後為高西園，張&~DRU;園所詢，且猶為述其曲文也。

李笠翁挾妓度曲

李笠翁，名漁。性齷齪，善逢迎，遨遊官紳間。喜作詞曲及小說，常挾雜妓三四人，遇貴游子弟，便令隔簾度曲，故使之奉觴行酒，復縱談房中術，誘重利。吳梅村亦識之，嘗贈以詩曰：「家近西陵住薛蘿，□郎才調歲蹉跎。江湖笑傲跨齊賢，雲雨荒唐憶楚娥。海外九州書志怪，坐中三疊舞回波。前身合是玄真子，一笠滄浪自放歌。」尤梅庵亦曰：「□郎才調福無雙，雙燕雙鶯話小窗。送客留髡休滅燭，要看花睡銀釵。」自是而北里南曲中遂無不知有李□郎者矣。

王夢樓教僮度曲

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，嘗買僮教之度曲，行無遠近，必以歌伶自隨，辨論音樂，窮極幽渺。客至其家，張樂共聽，窮日不倦。海內求其書者，歲有餽遺，率費於聲伎。人或諫之，不聽，其自喜顧彌甚也。然至客去樂散，默然禪定。夜坐，齋未嘗至席。持佛戒，日食蔬果而已，如是者數十年。

劉培珊為老伎師

劉培珊，金陵人，秦淮老伎師也。同治初，粵寇亂平，重理舊業，句欄中人大半稱女弟子。花白髭鬚，老而不俗，是丁繼之一流人物。善吹笛，女郎度曲，律呂稍有不合，輒委曲成全之。彈箏摘阮，尤擅絕技。每值跋烏西墜，顧免東升，煙水迷漫之會，輒坐一小七板，往來於利涉橋、大中橋一帶，為群弟子按拍。纔離西舫，又上東船，真點水之蜻蜓，穿花之蛺蝶也。有懶雲山人者贈聯云：「九曲青溪，一聲長笛。大江東去，孤鶴南飛。」又出素扇求詩，山人贈以四絕云：「魁官笛子卯官簫，往事蒼茫話板橋。各有宗風尊護法，彩雲仙隊領嬌嬌。」「新栽楊柳碧芊綿，幾輩王孫繫畫船。天寶詩人多感慨，江南偏遇李龜年。」「番子弟各翻新，只有何載是舊人。我醉扣舷歌水調，可能擲笛付真真」。「祭酒詩編楚兩生，南朝狎客並知名。暮年冷淡無吟料，借爾箏琶遺我情」。

董福祥因唱得官

左文襄公宗棠用兵西陲，收撫鎮靖諸堡。董福祥最後降，文襄怒，且患其跋扈難制，命斬之。已解衣辮髮矣，福祥忽高唱《斬青龍》【即《鎖烏龍》】一劇，蓋隱以軍雄信自況也。所唱秦腔，聲情激越，至「雄信本是奇男子」一句，衝冠怒目，尤有凜凜不可犯之概。文襄壯之，命釋縛，並賜酒食，曰：「吾與軍將軍壓驚也。」旋奏賞副將，令統率部眾，隨老湘營赴前敵。後克新疆，董功為多。

董炳源因唱落職

董炳源者，湘人也。以文生從左文襄於新疆，積功擢至直刺。後牧安西州，至省，謁新藩司，以嘗同居文襄幕，共事有年也，延入密室，相見道故。及辭出，藩司復親送之登輿。炳源至是得意忘形，行至大堂，高唱「大叫一聲出帳外」云云，亦《斬青龍》劇中句也。藩司大駭，乃以其夙患心疾，舊疾忽發，詳參落職。

端忠愍喜南北大小曲

端忠愍公方生平喜聽南北大小曲，尤好二黃。督兩江時，官場多以此為媒。一日，袁某之第三子名某某者，由山東至，以屬吏【江蘇候補道】禮稟見，端猝然問曰：「能唱二黃乎？」某一時倉皇不能置對，端又強之曰：「爾必能唱，速唱與我聽之。」

唱繡荷包調

乾隆末葉，秦淮盛行《繡荷包》新調，畫舫青樓一時爭尚，繼則坊市婦稚擔夫負販皆能之，久且卑田院中人，藉以沿門覓食者，亦無不能之。聲音感人，至於斯極。一日，有某者，鶉衣鵠面，彳亍洋宮前，持破盜二片，擊之有聲，唱《繡荷包》，靡靡動聽，人或以數文錢給之。隔旬餘，再過其地，某已衣履履新，且挈一類醜婦人，年可五許，塗脂抹粉，手捻三尺長菸筒，扭捏作態，相與對唱《繡荷包》，及淫嫵各小曲。有識之者告人曰：「此婦不謔何許人，亦工唱。日來聽某唱，惘惘若失，遂罄其貲，自媒於某。某固流蕩子，亦樂就之，蓋已為贅婿矣。」

唱道情

道情，樂歌詞之類，亦謂之黃冠體，蓋本道士所歌，為離塵絕俗之語者。今俚俗之鼓兒詞，有寓勸戒之語，亦謂之唱道情，江、浙、河南多有之，以男子為多。而鄭州則有婦女唱之者，每在茶室，手搖鐵板，口中喃喃然。

書場

上海有所謂書場者，一說書，一灘簧，一彈唱。日檔在午後之五、六時，夜檔在午後之九、十時。說書即南詞，男女均業之，灘簧率為男，彈唱率為女。日中坐而聽者，則皆男多於女。

彈唱之女，皆妓也，昔曰書寓，今則長三，惟大名鼎鼎著稱於時者，則不至。遊客見有當意者，即可點戲令唱，每齣一元，大抵每點戲必二齣。既點戲，妓傭以水煙袋進，即可詢問里居，往打茶圍。

堂名

堂名，樂班也，亦稱清音班，昔之江寧，今之蘇、杭等處皆有之。以嘗自稱福壽、榮華等堂，故以為名。每班用十歲至五六歲之童子八人，服色皆同，領以教師管班，佐以華麗裝飾品及九雲鑼諸樂器，喜慶之家多雇用之。

乾隆時，江寧之清音小部，有單廷樞、朱元標、李錦華、孟大綬等。至末葉，次第星散。後起者為九松、四松、慶福、吉慶、餘慶諸家，而腳色去來，亦鮮定止，而以慶福堂之三喜、四壽、添喜，餘慶堂之巧齡、太平為品藝俱精。挾妓之游客輒攜之，使並載於舫，無嫌竹肉紛乘也。未幾，而亦飾以玻璃燈球、燈屏，析木作架，略如盪湖船式。有招之往者，日間則別度一箱，嚮晦迺合椅成之，絳蠟爭燃，碧簫緩度，模糊醉眼，幾疑陸地行舟也。

灘簧

灘簧者，以彈唱為營業之一種也。集同業者五六人或六七人，分生旦淨丑腳色，惟不加化裝，素衣，圍坐一席，用絃子、琵琶、胡琴、鼓板。所唱亦戲文，惟另編七字句，每本五六齣，歌白並作，間以諧謔，猶京師之樂子，天津之大鼓，揚州、鎮江之六書也。特所唱之詞有不同，所奏之樂有雅俗耳，其以手口營業也則一。婦女多嗜之。江、浙間最多，有蘇灘、滬灘、杭灘、寧波灘之別。杭灘昔有用鑼鼓者，今無之。

善琵琶者頗有其人。晚近以來，上海流行蘇灘，以林步青為最有名。林善滑稽，能作新式說白，婦女尤歡迎之。所至之處，座客常滿，其價亦較他人為昂。著名者尚有張筱棣、范少山、周珊山、鄭少賡、金清如等人。

花調

花調，杭州有之，介於灘簧、評話之間。以五人分腳色，用絃子、琵琶、洋琴、鼓板。所唱之書，均七字唱本，其調慢而且豔，每本五六回。

平調

平調為樂曲之一種，有長歌行、短歌行等曲。其器有笙、笛、筑、瑟、琴、箏、琵琶七種，今紹興有之。集六七人而唱之，七字句為多，曼聲長歌，如「花有清香月有陰」，則聽者所習聞，亦有道白。越女以其味淡聲希，聞之輒厭。

盲妹彈唱

盲女彈唱，廣州有之，謂之曰盲妹。所唱為《摸魚歌》，佐以洋琴，悠揚入聽。人家有喜慶事，輒招之。別有從一老嫗游行市中以待人呼喚者，則非上駟也。妹有生而盲者，有以生而豔麗，為養母揉之使盲者。蓋粵人之娶盲妹為妾，願出千金重值者，比比皆是也。

鼓詞

唱鼓詞者，小鼓一具，配以三絃。二人唱書，謂之鼓兒詞。亦有僅一人者，京、津有之。大家婦女無事，輒召之使唱，以遣岑寂。

徐癡唱盲詞

崑山徐某，佚其名，大司寇乾學之玄孫也。父某，為邑諸生，放誕，不善治生，家資蕩然，生徒亦散盡。某年三，受傭於縣胥，為之鈔書，得值以奉父母。父故嗜酒，每飯，無三爵不能舉箸。某力不給，貫於肆。久之，不能償，恐市儈之怒已也，日過肆，效柳敬亭抵掌談三國、隋唐演義，聲色俱尚。市人悅之，遂不問酒值。已而遂伴狂歌唱，藉以易酒肉甘旨，本無關。父歿，母

病，某又苦目眚，不能作書，居然抱絃索唱盲詞以為業矣。

崑山於雍正壬子，分設新縣曰新陽，別建城隍廟於城東之羅漢橋，即葉文敏公半園故址也。某日，歌於斯，聽者雲集，日將午，輒告歸。強留之，則泣下，眾異之。或尾之去，則以所得金錢，市食品歸。母飯已，食其餘，復來，率以為常。或詢其家世，則偽為聾狀，愁笑而已，蓋以操術既卑，不欲污先人門閥也。其母死，遂不見，或曰自沈於河矣。眾呼之曰徐癡。

紫痢痢善絃詞

有紫痢痢者，善絃詞，蔣心餘太史為之作古樂府。

彈詞

彈詞，以故事編為韻語，有白有曲，可以彈唱者也。宋末有《西廂傳奇》，止譜詞曲，猶無演白。至金章宗時，有董解元者，作《西廂搦彈詞》，始有白有曲。《倭袍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三笑姻緣》，皆彈詞也。昔柳敬亭以彈詞名，說左寧南、法武侯，為侯朝宗送桃花扇，其忠忱俠骨，有足多者，宜吳梅村為之立傳也。其後以彈詞名者四家，曰陳、姚、俞、陸，俞則俞秀山也。四家中俞調獨傳，或訛為虞調，謂出自虞山，非也。厥後又有馬調，馬名如飛。

彈詞為盲詞之別支，其聲調惟起落處轉折略多，餘則平波往復，至易領會，故婦孺咸樂聽之。開場道白後，例唱開篇一折，其手筆多出文人，有清詞麗句，可作律詩讀者。至科白中之唱篇，半由彈詞家自行編造，品斯下矣。

蘇城操彈詞業者之出游也，南不越嘉禾，西不出蘭陵，北不踰虞山，東不過松泖。蓋過此以往，則吳音不甚通行矣。彈詞業之不能發達，職是故也。

彈詞家之能持久與否，不知者輒謂其必視聽客之多寡以為進退，而不知非也。說部若去頭腳，篇幅頓小，藝之善者，時出新意以延長之，而聽者猶嫌其短。反是，則一說便完，雖餘日，亦覺枯坐片時之無謂。昔人謂善評話者，於《水滸》之武松打店，一腳閣短垣，至月餘始放下。語雖近謔，然彈詞家能如是，亦豈易耶！

戲劇有配角，而彈詞無之。

彈詞之插科，彼業謂之條頭。條頭之佳者，其先必遲回停頓，為主要語作勢，一經脫口，便戛然而止。科白之能解人頤，非簡練揣摩不可，其妙處在以冷雋語出之，令人尋味無窮。然亦有過於刻畫，尚未啟齒，而已先局局者，下乘也。

彈詞家開場白之前，必奏《三六》、《三六》者，有聲無詞，大類《三百篇》中之笙詩。《三六》每節為三六拍，不得任意增減，音節緊湊，無一支蔓。自業灘簧者增加節拍，使之延長，彈詞家亦尤而效之，古意益蕩然無存。或曰，《三六》，即古之《梅花三弄》也。

善彈詞者之唱篇科白，悉視聽客之高下為轉移。有名書場，聽客多上流，吐屬一失檢點，便不雅馴，雖鼎鼎名家，亦有因之墮落者。蘇州東城多機匠，若輩聽書，但取發噱，語稍溫文，便掉首不顧而去。故彈詞家坐場近東城，多作粗鄙狎褻語，不如是，不足以動若輩之聽也。然有時形容過刻，語涉若輩，【彼業謂之干。】則挪揄隨之，甚且飽以老拳。

書場口碑，多出之聽專【疑為站之謔。】書者，中以轎役為多，倒面湯，【逐客令也。】捉漏洞，衝口即出，不稍假借。而且場地愈合宜，則聽專書者亦愈多，彈詞家於此等處，必兢兢惟恐失若輩歡。若輩又好與說書先生兜搭，得其歡心，則招呼尤殷勤。所謂先生者，亦必笑顏承迎，與之酬答，此輩之勢力可知。上海髦兒戲場，遇旦角登場，則怪聲四起，有貓叫聲，有狗吠聲，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聲，場上女伶，於發聲之尤怪異者，亦必回眸以一笑報之。蓋此種怪聲，多發自看白戲之馬夫、龜奴。近則每況愈下，有貌似上流之儂薄少年，亦不屑降尊而效馬夫、龜奴之響也。

彈詞家之應外埠聘也，場主必先訂定銀若干，名曰帶擋。負時名者，此處未及往而彼處帶擋又來，張步雲之奔波至死，以帶擋為累。故其甫經學成及名不甚著者，多倩師友為之代攬帶擋。

彈詞家應聘外埠，謂之出碼頭。出碼頭時所開書，多擇生澀腳本。名家之所以說部多而且熟者，練習之功候深也。亦有借碼頭為試驗及殖財地，回蘇始拜師者。每拜一師，非六七口金不辦。彼業規例甚嚴，說一書必奉一先生，否則不能接受盤洋。然碼頭不盡蘇人，嘉、湖及常熟、無錫籍者，亦間有之，其藝亦有高出蘇人上者，特少數耳。

業彈詞者，於碼頭上遇非蘇州人而同業者，皆謂之外道。嘉善有一外道曰李文炳者，海寧硤石人，所說書為楊乃武，近代史也。映帶周密，不脫不離，非略解文義者不辦。其絃索之圓熟，則雅近吳陸泉。

彈詞為吳郡所有，而越有平調，粵有盲妹，京、津有鼓詞，其聲調有足與彈詞相韻頡者。然彈詞亦有派別，今即俞調、馬調比較言之。俞調音節宛轉，善歌之者，如春鶯百轉，竭抑揚頓挫之妙。其調便於少女。如飛出，一變凡響。以科舉時代之八股例之，俞調猶管韞山，而馬調則周憤山，亦彈詞家之革命功臣也。

彈詞名家多與文士遊，非巧其揄揚也，以操是業者多失學，略沾溉文學緒論，則吐屬稍雅馴。

同治初年，吳門彈詞家之著名者，為馬、姚、趙、王。馬即如飛，姚字似璋，趙字湘舟，王字石泉。姚所演講者為《水滸》，餘三人所擅長之說部，馬為《珍珠塔》，姚為《玉夔龍》，而王則《南樓傳》也。他若顧雅庭之唱白，田敬山之談諧，亦俱負一時盛名。雅庭之唱篇，多出自蘇人江聽山之手，所說為《三笑》，插科道白，非他書比。要須出以文士口吻，得江編定，聲價十倍，江之深於此道可知。

如飛之子曰一飛，說唱尚有父風，而名不甚著。石泉之子曰綬卿，能覽書報，彼業中有爭執事，得綬卿片言立解，以學識為業中冠也。惟以嗜煙致倒其嗓，識者惜之。

敬山之子曰少山，落拓不羈，佯狂自恣。每坐場子，有時座為之滿，有時聽者幾絕跡。蓋其性頗僻，聽客少則振作精神，不稍軼本書範圍，不如是，將受場主攬斥也。聽客一多，則狂病復發，而語多不經矣。然其科白之嫻熟，心思之敏活，且能於背上彈三絃，傳其父技，皆為人所稱道者也。

說《描金鳳》之錢玉卿，亦蘇州彈詞家之錚錚者。玉卿為張步瀛之外舅，步瀛之技，即授自玉卿。玉卿晚年登場，輒與其子幼卿俱，善談諧，與步瀛相彷彿。

說《三笑》之謝少泉，與步瀛為親家，生涯鼎盛，而其景況之拮据，殊不減於步瀛。彈詞家普通所用樂器，為琵琶與三絃二事，間有用洋琴者，則以年齒尚稚，而發音清脆也。晚近彼業中之善琵琶者，首推步瀛。步瀛坐場子，逢三六九日，例必於小發回時，奏大套琵琶一折。儕輩咸效顰焉，然終不能越步瀛而上之。步瀛天資優美，又習聞金春齡緒論。春齡曾充縣吏，為蘇州琵琶聖手。每歲之春，支硎山、獅子林例設琵琶會，四方之善琵琶者咸集，春齡必坐首席焉。

步瀛手法之熟，不可與率爾操觚者同日語。琵琶本西域樂，入中土獨早，有鉤、彈、磕、拍、摘、打、掃、輪，種種手法。最流行之大套，為《平沙落雁》、《霸王卸甲》，調名繁不勝舉。步瀛彈時，以《龍船鑼鼓》為多。《龍船鑼鼓》，亦惟變換手法，隨意加入種種小調，間以疾徐高下之鑼鼓聲而已。

步瀛所說為《玉夔龍》，是書含有義俠性質，俗謂之大書小說，湘舟即以是見重於時。湘舟故後，有丁似雲。似雲之書太落靜功，聽之，嫌索索無生氣。步瀛素滑稽，書中角色雖多，能秩然不紊，各如其身分而止。蓋步瀛客游久，致力於是書者專也。步瀛說《描金鳳》最熟，朱耀庭輩雖略負時名，終無以奪之。

陸泉之父業卜筮，盲人也。子二，曰西庚，曰陸泉。及長，即執贄於王秋泉之門。秋泉無赫赫名，而吳氏昆弟早歲即以善歌聞。西庚說唱亦佳，特好作下流社會語。陸泉無之，恂恂儒雅，無浮薄習氣。能作畫，且善鼓琴。陸泉之長子號九鄰，次號品泉，其短命亦相類。

女彈詞

女彈詞者，江蘇有之，亦游歷各處。崑劇中有《女彈詞》一齣，則其由來之久可知矣。惟崑劇中《女彈詞》，其調為《九轉貨郎兒》，乃崑曲。今之女彈詞，其傳奇之本為七言句，其雅處近詩，其俚處似諺，則微有不同耳。平仄多諧，頗似長篇之七言詩，間有三字句兩句，則似詞中之《鷓鴣天》調，或加以說白二三字，則又似曲中之襯字。其用韻寬於詩韻，亦異於詞韻、曲韻，大率通用音近之字，類毛西河之通韻焉。

上海稱女彈詞曰先生，奏技於書場曰坐場，又曰場唱。開場各抱樂具，奏樂一終，急管繁絃，按腔合拍。樂終，重弄琵琶，則曼聲長吟，率為七言麗句，曰開篇。其聲如百囀春鶯，悠揚可聽。曲終，誦唐人五絕一首。說書時，口角詼諧，維妙維肖，以能描摹盡致，擬議傳神者為貴。所慮者，不失之生澀，即流於粗疏，忘其為女子身也。

女彈詞以常熟人為最，其音淒惋，令人神移魄蕩，曲中人百計仿之，終不能並。其所說傳奇，大抵為《三笑緣》《雙珠鳳》《白蛇傳》《落金扇》《倭袍傳》《玉蜻蜓》諸書。

書場調說正書者為上手，答白者為下手。

女彈詞皆有師承，例須童而習之。其後限制稍寬，有願入者，則奉一人為師，而納銀幣三圓於公所，便可標題書寓，後并此銀不復納矣。及書寓眾多，於是每歲會書一次之例。會書者，會於書場而獻技，各說傳奇一段，不能與不往者，自是皆不得稱先生，不得坐場。未幾而此例亦廢。

妓席招彈詞女至，不陪席，別設遠坐，不敬煙，命女傭代敬。惟宴於其家，席無妓，始陪坐，曰堂唱，資以銀幣二，獨與客對，亦敬煙。凡此斤斤，蓋其自處，即諺云賣口不賣身耳，然其中難言者亦頗有之。

女郎王青翰，乾隆時人。幼以目眇失視，而明慧過人，工彈詞，清吭諧婉，間為激昂悲壯語，令人色動神飛，然不輕發也。曾見賞於杭堇浦、王夢樓，賦詩投贈，聲價益高。性耽飲，持觴極嚴，客不敢犯。尤善諧謔，偶一語入妙，四座為之傾靡。名流讌集，必招致共飲為快。或非其當意者，餌以重幣，不顧也。既與孝廉某善，出橐金促赴南宮試。旋聞孝廉試不利，且死，一慟幾絕。自此長齋杜門，不復弄潯陽江上琵琶矣。名流嘉之，傳諸吟詠，有為《夢橫塘》詞以詠之者，其詞云：「澹雲遮月，薄霧籠花，卻疑妝倦如睡。幾曲春風，纔付與彈指。歌扇邀涼，酒襟留暖，未成歡計。漸徐孺老矣，冶思都銷，銷不盡憐才意。青青楊柳樓頭，想天涯弱柳，遠夢千里。覓甚封侯，空折了孤飛鴛翅。伴鐙影長明證佛，冷雨重門夜深閉。萬古傷心，一分才色，便一分憔悴。」

道光時，有楊玉珍者，色藝雙絕，善唱《玉蜻蜓》。有秀才張某惑之，以其有夫也，偕逃致訟，張之叔被累自縊。後官獲訊，張遭戍，玉珍隨之。迨赦歸，偕老焉。玉珍，絕色少女也，赦歸，則白髮老嫗矣。初，玉珍與張贈煙盒定情，好事者乃撰《煙盒記》傳奇，付之彈唱。

咸豐時，有陸秀卿者，吳人也，避亂至滬。貌為絕色，藝為絕技，人爭招致之。一曲八金，姍姍來遲，飄飄去速，名重一時。後嫁宰官。

上海書寓創自朱素蘭，久之而此風大著，同治初最盛。素蘭年五許，易姓沈，猶時作筵間之承應。繼素蘭而起者，為周瑞仙、嚴麗貞。瑞仙以說《三笑姻緣》得名，然僅能說其半，麗貞則能全演。惜蘭摧玉折，遽赴夜臺。瑞仙年逾大衍，猶養雛姬以博買笑貲。

同、光之交，蘇州有居中街路之孫寶卿者，虞山人，面淡芙蓉，腰纖楊柳，性豪放，有落落丈夫氣。凡遇賓筵把盞時，左顧右盼，妙語環生。善南詞，喜唱俞調，每一歌之，座客輒擊節稱善。

吳素卿、小桂珠同師習俞調，小桂珠後鬻於妓家，善畫蘭，重文人，輕巨賈，守身如玉，自誓非翰林不嫁。後如其志，果嫁閩中某太史。或云，素卿從不入書場獻技，以某客待之厚，有從一而終意，招致者皆辭之。

朱品蘭、朱素蘭為姊妹，品蘭微憨，素蘭較黠。品蘭鍾情於某，欲嫁，其假母鎖閉之房中，未幾鬻於人。素蘭奏技時，修容過莊，或曰，此貞節坊在額上也。

其色藝之能兼者，為陳月娥。彈詞女以月娥名者有三，曰陳月娥、汪月娥、姜月娥。陳名先著，汪、姜後出。陳之母為芝香之女甥。貌美而藝佳，撫絃奏曲，其音節圓而婉，靜而幽，如一縷游絲，晴空獨曩，態度亦楚楚可憐，汪、姜兩月娥不及也。惜善病，不甚登場。汪貌綽約而性冷峭，微近執拗。姜善笑，瘦弱如飛燕，可作掌上舞，惜曇花一現，即返兜羅矣。

以藝獨著者，首推袁雲仙。貌豐麗，語個儻，藝嫺熟，以是眾皆悅之。彈詞女皆居上海之城北，而雲仙居城南，故城北無知雲仙者。某年，諸女士會書於金桂軒南之山林園樓，排日奏技，各擅勝場。雲仙登場，時薄暮矣，不及彈唱，匆匆說白數語，伉爽雋永，人歎為會書第一。以是聲名鵲起，遂自南而北，日奏技焉。聽者日眾，聲名日盛，知音者以兩字評之，曰硬響，以其調硬而聲響也。蓋俞調貴柔婉，貴靜細，貴情韻雙絕也。第雲仙雖善說白而不善彈唱，斯其短耳。又有陳芝香、徐寶玉、汪雪卿、嚴麗貞諸人。芝香音清越而調靡曼，於四聲七音，辨析入微。其所彈之傳奇，殆經才人潤色，絕勝原本，詞雅語雋，聽者神往，刻意描摹，入理入情，惟妙惟肖。寶玉浩浩落落，有英雄氣，忽而喑鳴叱咤，忽而突梯滑稽，勝於觀劇，出奇制勝，誠巾幗中別調也。雪卿說白，意周而語簡。麗貞善繪悲咽，無言之處，有包蘊千萬言之概。

其以才色著者，有二人，一為程黛香，一為王麗娟。黛香自負，欲兼黛玉、香君而有之，故以自名。嘗自題馮小青《題曲圖》六絕句云：「焚將詩草了今生，莫再他生尚有情。腳說憐卿惟有意，儂將卿畫可憐卿。」「倩女離魂杜麗娘，兩窗題曲斷愁腸。麗娘命比卿卿好，不遇馮郎遇柳郎。」「脚題曲曲我題詩，舊事錢塘有所思。後有小青前小小，一般才女兩情痴。」「美人命薄太多愁，儂福還須幾世修。一事慰卿兼自慰，留些詩草也千秋。」「自傷飄泊已多年，未斷情根未了緣。畢竟好花終要落，憐卿有我我誰憐？」「近來惆悵欲焚琴，畫意琴心少賞音。欲畫卿卿題曲易，最難畫處是儂心。」有嘗與對奕者，談詩論畫，絕無俗韻。其女弟子程大寶，奏技於蘇州，招之往，黛香乃遂赴金閨矣。麗娟之才雖亞於黛香，畫樓幽雅，四壁圖書。曾嫁都司某，則以降寇而得官者也。麗娟逸去，仍歸海上，重理舊業焉。

其以色著者，為王幼娟、徐雅雲、黃藹卿、陳佩卿。幼娟為麗娟之妹，才遜而貌勝，藝則與埒。雅雲乃寶玉之女，性靜雅，貌端妍，寡言笑，歌亦清婉。藹卿、佩卿貌皆娟好。佩卿深於情，與施某有嚙臂盟。既而多金者購之，母已許矣，施泣，佩卿亦泣，母從其志，卒反金而嫁施。

宣統時，有陳筱卿者，華亭之羅店人，以彈詞游江、浙間。每在茶館奏技，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，天足革履，不作時世裝束，不知者幾疑為大家閨秀。惟吸鴉片，癮頗深。所唱開篇及道白，口齒清楚，委宛盡致。嘗奏技於福州路之聘樂園，聽客填咽，座為之滿。

無錫某茶居，某夕，懸牌有彈詞，登壇者乃巾幗偉人，凡三座。一人因疾輟演，餘二人，一名也是娥，年可三；一名何處女，年不過七八，說《金台傳》大書而帶調片者也。宗馬調，幽雅悅耳，彈琵琶不用絃子。說時神情宛現，莊諧兼至，且能說《五義圖》，又能唱小曲、京調、灘簧。每度一曲，須酬銀幣三角至一圓。

唱落子

京師、天津之唱蓮花落者，謂之唱落子，猶之南方之花鼓戲也。其人大率為妙齡女子，登場度曲，於妓女外別樹一幟者也。聚族而居者曰落子班。

評話

評話，即說書，又名平詞。明末國初，盛於江南，如柳敬亭、孔雲霄、韓圭湖輩，屢為陳其年、余澹心、杜茶村、朱竹垞所鑑賞。次之有季子者，亦善之，為李衛所賞。然南宋時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評話，謂之陶真，是宋時已有此風，特當時所謂評話，如

今之彈詞，此則敷演故事，漸重說白耳。

江、浙多有說評話者，以善嘲謔諛諧為工，大率為一朝一事，或一人之始終榮枯，亦謂之大書。其擅場處，不在唱之腔調，詞之工拙，惟能即景生情，滑稽無窮耳。沈建中以此得名，茶寮設座，後至者無地可聽。園亭銷夏，閨閣開尊，間亦召之。日止唱二回，【即二段也。】必白金二兩，他執事者不與，其聲價如此。杭有雞毛陳六者，亦與之埒。又揚州有善說皮五鬚子者，每登場，則滿座傾倒。

周猴說西遊記

乾隆末葉，江寧每有無業游民，略熟《西遊記》，即挾漁鼓，詣諸妓家，探其睡罷浴餘，演說一二回，藉消清倦，所冀者，杖頭微資而已。擅此者推周某，群呼為周猴。自入京，為某巨公所賞，名益著。某敗，猴乃喪氣而歸。

葉英多說宗留守交印

乾隆時，揚州有好奇獨潔之士，曰葉允福，字英多，一字霜林。年□六，補江都縣學生，嘗三踏省闈而不售。居常視世事齷齪，每思一發其邁往不羈之氣，而有託以自見。嘗謂：「士生今日，每欲神往古人而遇之。吾嘗讀太史公《史記》，摹寫千古人，宛然在目。倡優之擅絕技者，登場扮演，其精神態度無不出。吾不能希太史公之萬一，而倡優又不可為，則將安所寄以肆志乎？吾觀《東京夢華錄》、《武林舊事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□人，而近日吾泰州柳敬亭，以之名於勝國之季，遨遊於公卿將帥間，為所戲笑玩弄，其人仍不脫倡優餘習，然不可謂非絕代之藝也，世豈無傳之者乎？」於是辭家浪游數年，歸而幡然曰：「得之矣。」

揚故多說書者，盲婦僮叟，抱五尺檀槽，編輯俚俗俚語，出入富者之家，列兒女嫗媪，歡哈嘲侮，常不下數百人。然甚秘其技，不肯泄，故所常與同硯席通氣誼者，欲強試之，亦時應時不應。其為一時說書之魁者，方百計密伺，偶入聽，則大驚卻走，而名遂籍甚。然人皆知其高簡絕俗，不敢求一奏也。其所說以《宗留守交印》為最工，大旨原本史籍，稍加比傳，乃皆國家流離之變，忠孝抑鬱之志，撫膺悲憤，張目嗚咽。一時幕僚將士之聽命者，及諸子之侍疾者，疏乞渡河之口授者，呼吸生死，百端呈集，如風雨之雜沓而不可止也，如繁音急管之慘促而不可名也，如魚龍呼嘯松柏哀吟之震盪淒絕而無以為情也。

子弟書

京師有子弟書，為八旗子弟所創，詞雅聲和，且有東城調、西城調之別。西調尤緩而低，一韻縈紆良久。警人輒以此為業，如王心遠、趙德壁輩，聲價至高，可與內城士夫之擅場者比肩而並矣。

浦天玉善評話

乾隆時，江都有浦天玉名琳者，少不讀書，以掃街為生。一日，過市肆，聞坐客說評話，悅之，曰：「為善為惡，其報彰彰如是。奈何世之人如叩擊捫燭，擗墻而索塗哉？」遂日取小說家因果之書，令人誦而聽之。聽一過，輒不忘，於是潤飾其辭，摹寫其狀，為人覆說。聽者皆感動，有欷歔泣下者。

琳體肥，右手短而振，人呼之曰必子。春秋佳日，絃管雜選中，必招之說書以為豪舉。

喀爾喀部樂舞

喀爾喀部樂舞，某年演於內廷。司舞八人，服紅雲緞鑲妝緞花補袍，戴狐皮大帽，在丹陛西邊立，進前，正中三叩頭，退於西邊柱後立。司鑼、司阮各四人，分兩翼上，向上屈一膝，跪奏喀爾喀部樂曲。司舞以兩為隊，按隊進舞。每隊舞畢，正中三叩頭，次隊復進如儀。

回部樂舞

回部樂舞，司達卜一人，司那噶喇一人，司哈爾札克一人，司喀爾痛一人，司塞塔爾一人，司喇巴卜一人，司巴拉滿一人，司蘇爾痛一人，皆衣錦面雜色紡絲接袖衣，錦面倭緞緣邊回帽，青靴緣紬&-BTOR膊。司舞二人，舞盤二人，皆衣靠子錦欄紡絲接袖衣。先作樂，司舞二人起舞。年畢，舞盤人上。以次舞畢，退。

五魁舞

五魁舞，禮部宴衍聖公及文武會試、鄉試筵宴用之。樂用鼓一，管二，笛二，笙二，雲鑼一，板一。歌童五人，衣五魁衣以進舞。

蠻人之跳鍋莊

跳鍋莊為蠻民生而固有之慣技，故人人皆能為之。跳時，以酒一瓶置凳上，跳者互相握手環繞此凳，足跳口歌，章法不亂。跳須臾，即吸酒，故愈跳愈樂。或眾男合跳，或眾女合跳，皆可。然以男女合跳為尤可覓，以女歌一曲，男必和之，女所歌者乃相思之詞，男所和者乃戲謔之詞也。眾女合跳，歌聲尤悠揚可聽。

鐃鐘

范銅而中空，撞擊之以發聲曰鐘。鐃鐘，《周禮·春官·鐃師》注：「鐃，如鐘而大。」《樂器圖》鐃鐘□二，各應律呂之音。凡合樂，以某律為宮，則擊本律之鐘以宣之，《孟子》所謂「金聲」是也。乾隆己卯冬，於西江得鐃鐘□一，高宗命遵聖祖所定七寸二分九釐為黃鐘之數，參考本律倍半之法，補鑄其一，足成□二。又另鑄鐃鐘□二，以備特懸，御製銘詞，鐫識其上。

編鐘

編鐘，□六枚為一虞，陰陽各八，以厚薄為次第。薄者聲濁，厚者聲清，故外形皆同一制而中空，容積之多寡，實體之厚薄，依次遞減之。

鍵椎

佛教之鍵椎，本鳴之以召僧眾者，與古之鐘形似，故翻為鐘，今佛寺所懸者是也。亦上徑小，下徑大，縱徑小，橫徑大。

舒鐵雲夜坐聞鐘

舒鐵雲嘗於夜坐聞鐘聲，偶成一詩。詩曰：「秋鐘不在寺，遠近隨風去。微喧谷口泉，斜破煙中樹。默想參寥禪，茆庵在佳處。空關延月鏡。敗衲落雲絮。一聲息萬緣，龕香妙方炷。清省發中宵，不待荒雞曙。」

方響

方響，長方片□六枚，質為鋼，共懸一架而斜倚之。亦以厚薄分清濁，應□二正律四倍律，以小鋼錘擊之。

雲鑼

雲鑼□面，共一木架。架下有短柄，左手持而右手以槌擊之。鑼之大小皆同，而以厚薄分聲之清濁，凡五正聲、五清聲也。厚薄有損益，與編鐘同，即雲璈也，俗曰九雲鑼。

鉦

鉦，形如盆，外有木匡。鉦邊匡周，俱平分三分，各穿二孔，以黃絨縹繫之，掛於項。明制有金又有鉦，國朝因之。金即鑼，鉦則如鑼而有邊。

大銅角

大銅角，一名大號，上下二截，形如竹筒，本細末大。

小銅角

小銅角，一名二號，上截如筒，下截如角，金邊穿二孔，以黃絨縹繫於木柄，左手提而右手擊之。

金口角

金口角，木管，兩端以銅為口，上弇下哆。管長約一尺，刻如竹節，前開七孔，後一孔，以蘆哨入管端吹之。小者謂之海笛，長六寸有奇，大者謂之轟兜姜，長一尺二寸有奇，形制俱同。

蒙古角

蒙古角，亦名蒙古號，木質空心，上下二節，末加鍍金銅口雄雌各一。雄者內徑大而聲濁，雌者內徑微小而聲清，其長短皆相等。《唐書·禮樂志》：「金吾所賞，有大角為魏之欺邏回。」即此。

噴吶

噴吶，一作鎖拿，又名鎖唎。原名蘇爾奈，本回族所用，皆譯音也。木管本小末大，長一尺四寸有奇，上口有銅，管長三寸，銅管上口復安蘆哨。木管正面七孔，後出一孔，左側面一孔。吹之，皆應笛聲。

銅鼓

銅鼓，邊有二孔，以黃絨繖懸而擊之。陳暘《樂書》謂昔馬援征交趾，得駱越銅鼓，鑄為馬式，此其跡也。宋范成大《桂海器志》謂如坐墩而空其中，兩人舁行，以手拊之，聲似鞞鼓，則實始於嶺南也。

舒鐵雲在黔，得見銅鼓，則苗人所製者也，乃作詩以詠之曰：「望之鐵色質則銅，被以鼓名聲乃鐘。面如塵鏡冷不鏽，底如覆釜其音登。中央一束黃腰蜂，土花戰血相淡濃。上有文字如雲龍，手三摩挲不可蹤。我隨車騎來南籠，此鼓獻自畊田傭。問渠鑄鼓何所宗，云是諸葛征蠻兇。渡瀘五月濟火從，功成畀錫羅甸封。歲時伏臘事吉凶，椎牛釀酒宴萬峰。乃以此鼓代鼓鑪，青山白雨雙杖筇。小叩小鳴初擊擊，大叩大鳴既逢逢。天空谷應聲隆隆，諸苗拜舞衣無縫。罷宴藏鼓無敢縱，千載風俗茲益恭。憶昨巨虛負蝨蝨，鼓擊將帥思三冬。今者戍鼓罷不椿，催花羯鼓聲玲瓏。請留此鼓鎮邊墉，筍葉丹艘懸維樞。雖殊石鼓賦車功，頗倣土鼓追黃農。金人□□銷鐏鋒，并勒我詩當紀庸。而我再衰三則慵，雷門之布綦難容。」

年鼓

年鼓者，鐵為圈，木為柄，柄繫鐵環，圈冒以皮，擊之鞞鞞然，名太平鼓。京師臘月有之，兒童之所樂也。

軍號

軍號，戰爭及操演時所用之號筒也。器為銅鑄之管，下為鐘形。

銅點

銅點，制如銅鼓而小，後世用以為點，故以為名。今之節奏，先擊點，乃擊鼓，鼓再擊，乃擊銅鼓。則是點與銅鼓為應和，亦猶將擊鼓先擊鞞也。官署傳事則擊之，以告眾，曰傳點。寺觀亦有之。

鈸

鈸，中有孔，以黃絨繖貫之，兩面相擊以和樂。始於隋九部樂，唐乃用之燕樂。唐末，樂器散亡，遼得之，具於大樂，皇上行幸則用此，而優伶於劇場、僧道於佛事亦有之。

鈸，本名銅鈸，又曰鐃鈸，南齊穆士素所造。其圓數寸，大者出扶南、高昌、疏勃等國，圓數尺，隱起如浮漚。

鐵製之口琴

口琴，以鐵為之，一柄兩股，中設一簧，長與股等。簧端點以蠟珠，銜股鼓簧以成音。亦有以之為兒童玩具者，特較小耳。

蒙古亦有口琴，製如鐵鉗，貫銅絲其中，銜齒牙，以指撥絲成聲，宛轉頓挫，有箏琶之韻。

臺灣番人亦有口琴，削竹為片，如紙薄，長四五寸，以鐵環繫其端，銜於口，吹之。又有類琴者，大如拇指，長可四寸，窪其中二寸許，釘以銅片，別繫一柄，以手按循脣探動之，銅片間有聲，娓娓相應。男子輒於朗月清夜，吹行社中。番女悅，則和而應之，潛通情款。

風琴

風琴，外為長方形木櫃，內列多數管簧，以音之清濁高下為序。上有鍵盤，下連鞴韉，牽引踏板，使鞴韉鼓氣，以振動鼓簧，手按其鍵則發聲。創自希臘人，吾國能仿製之。

汪習之聞風琴

咸豐時，有美國女子擅風琴者至滬，大興汪習之太守瀕嘗聞之，有《聽花旗國海芽犀女子彈風琴歌》歌云：「風琴夷樂聲冷冷，是誰作意矜娉婷？芽犀女子剛鬢齡，長風萬里來滄溟。高樓深鎖初開扇，樓窗面面琉璃屏。猗爐獸炭霏煙馨，紅塵掃盡風穿櫺。珊珊而來誰使令，草冠覆首攢珠丁。藕絲中單織翠翎，冰銷急束寬下形。長眉睇波流螢，言兜離兮狀窈停。一奩樂器呈中庭，似瑟非瑟箏非箏。上排象版下結繩，手按足踏音分明。□指遞脆節奏精，雙覺互蹴輪牙靈。初如仙馭乘雲駟，鯨魚鼓浪奔雷霆。忽然廉折亮以清，孤鶴遠唳來遙汀。細如珠露花間零，急如驟雨瀉高瓴。我來海上揚吳舲，偶然相值兩浮萍。繁華過眼如醉醒，鶯花虎阜空冥冥。大廈忽折西沉星，遂使流賊飛蝗螟。瘡痍滿路嗟伶仃，嗚嗚鬼哭難為聽。更聞塞上歌聞鈴，北望淚溼青衫青。安得天上掃欃槍，我曹睹酒遊旗亭。四海一家無競爭，鸞歌鳳舞俱來廷。」

披亞諾

披亞諾，俗稱洋琴，似風琴而大，篋中張鋼絃數□，絃一小鎚，與琴面鍵盤相連，以指按鍵，小鎚即擊鋼絃發聲，其聲清越，吾國能自製之。

洋琴

康熙時，有自海外輸入之樂器，曰洋琴，半於琴而略闊，銳其上而寬其下，兩端有銅釘，以銅絲為絃，張於上，用鎚擊之，鎚形如箸。其音似箏、筑，其形似扇，我國亦能自造之矣。

金赤泉聽洋琴

乾隆時，錢塘有金赤泉典簿焜有，好音樂，嘗聽洋琴而作歌以紀之，歌曰：「雲和之琴空桑瑟，至人摠思中音律。庖犧不作古樂亡，雜沓箏琶始競出。此琴來自大海洋，制度一變殊凡常。取材詎用斲桐梓，發聲亦自循宮商。圖形宛然如便面，中緝鐵絃經百鍊。鈿釘櫛比排兩頭，二□六條相貫穿。攜來可擊不可彈，雙椎巧刻青琅玕。琴師舉手指未落，滿座肅聽生心歡。初持孤椎祇輕打，秋樹寒蟬飲霜啞。旋舒雙腕著意敲，浙瀝雨飄青竹瓦。左擊右擊無雷同，疏槌密槌相間工。五音和會含眾妙，節奏宛轉包鐵鴻。琮琤琤琤盈耳注，碎珮叢鈴滿煙雨。簷前玉砌墮冰簪，洞裏春泉滴山乳。忽然止椎絃不鳴，反舌入夏愁無聲。中心一擊復成響，地底陰雷破蟄轟。有聲無聲相雜揉，變化在心兼在手。以心運手手運心，小技入神希匹偶。座中聽者皆忘疲，共道此琴鐵勝絲。柳公雙鎖未為巧，李氏百張胡足奇。我聞古人作樂各有取，舊典至今存冊府。閑邪納正是為琴，如此曼淫同鄭嫵。請君舉手絕其絃，靡靡自古不在懸。錦囊出我龍湫瀑，追取希聲太始前。」【自注：余在家藏古琴，背有文曰龍湫瀑。】

銅人捶琴

乾隆時，平湖沈文恪公初在閩，見一銅人，高數尺，如□三四丫頭，面粉，衣繒，前置琴。啟銅人之鑰，則兩手起，執槌擊琴，左右高下，其擊抑揚頓挫，悉合節奏。頭容目光，皆能運轉，助其姿致。鼓畢，則置槌於琴，兩手下垂矣。又置飛雀，呼噪逼真，蓋自西洋輸入者也。

八音琴

八音琴，由西洋傳入，道、咸間已有之。製為方匣，內裝發條，機轉輪動，輪上之刺，與櫛齒狀之鋼鐵相觸成音。

哈爾扎克

哈爾扎克，回樂也。狀類胡琴，以椰為槽。其末圓，頂以馬尾二縷為絃，馬尾絃下有鋼絲絃，另以圓木桿為弓，以馬尾為絃，

以弓絃軋馬尾，絃應鋼絲以取聲。

喀爾竊

喀爾竊，回樂也。狀類洋琴，木胎中空，左端直，右端曲。左端上面施木梁，以繫鋼，絃之末施木軸，入於右端立面孔內，轉其軸以定絃之緩急，以手冒撥指，彈之取聲。

朱亦林吹鐵簫

舒鐵雲嘗作《鐵簫歌》贈朱亦林，亦林固善吹鐵簫者也。歌曰：「鐵厚一寸射而洞，驚起秦臺紅尾鳳。乘風飛度廣寒橋，《霓裳》法曲傳靈簫。生不逢東坡居士遊赤壁，清風明月無聲色。更不見淮南書記吟青山，二□四橋春夢殘。爐火溫噉唾壺缺，不鑄黃金鑄白雪。深山大澤無人蹤，一斛珍珠六州鐵。不知誰冶南陵梅，秋色寸寸繞指來。蒼龍紫蚓繡苔苔，錦繡穿月紛葳蕤。四壁成都小垂手，玉律春寒消九九。吹參差兮續《離騷》，爛嚼紅霞口戕口。節之以岑牟金石漁陽撻，和之以大江東去銅琵琶。銀河吹笙小兒女，矧乃人世雙紅牙。蕤賓一方向處得，胡牀三弄無人識。不如舞作王鐵槍，省倚市門饑乞食。」

特磬

特磬，《周禮》注：「特磬□二，依辰次陳之，以應其方之律。」器大而聲宏，故於起調、畢曲之時擊之，以為作止之節。乾隆庚辰，西域底定，和闐貢玉，可叶鳴球，高宗因命依律琢為特磬，御製銘詞，鐫識其上，凡□二，以儷縛鐘。

編磬

編磬□六枚，同在一虞，長闊皆同一制，其厚薄則有損益，應律與鐘同。明代，圜丘磬用玉，國朝則祈穀壇亦用玉，餘俱以靈壁石為之。《周禮》：「篥飾以鱗。」今則鐘篥以龍而磬篥以鳳，業亦如之，其數必□六枚，與編鐘之陰陽各八同。

琴

琴，前廣後狹，上圓下方，通長三尺一寸五分九釐，為黃鍾四倍又三分之一，絃長二尺九寸一分六釐，為四倍黃鍾之度，凡七絃。面用桐木，底用梓木，黑漆虛中，岳山、焦尾用紫檀徽，用螺蚌為飾，以漆金几承之。

提琴

提琴，圓木為槽，上冒鱗皮而空其下，竹柄貫槽中，柄端刻木為龍首。柄有小環，貫四絃於其中。槽面正平，設柱以承絃。竹片為弓，馬尾雙絃，間而軋之。

月琴

月琴，八角木槽而微凹，其面柄貫槽中，四絃覆手，曲首似琵琶。通體用紫檀，槽面用桐木。本名阮咸，亦呼曰阮。

有絃之口琴

崖州人能以細竹裝絃其上，手拉之上下，如彈胡琴狀，其聲幽咽，亦曰口琴。

喇巴卜

喇巴卜，回樂也。狀類胡撥，木槽通柄，絲絃五，鋼絃二。上端曲向後，以施絃，軸柄槽形，似半瓶。曲柄兩旁施五軸，通五絲絃，而繫於軸。以手冒撥指彈之，應鋼絃以取聲。

奚琴

奚琴，剝木為體，二絃，以木桿繫馬尾軋之。

胡琴

胡琴，似琵琶，而下銳。龍首，皮腹，背有脊梭，二絃，以木桿繫馬尾軋之。《元史》：「胡琴如和必斯，卷頸，龍首，二絃，用弓捩之，弓之絃以馬尾。」則胡琴亦奚琴類是也。但槽端彼方此尖，槽面彼覆以木而此冒以皮，微不同耳。

番胡琴

番胡琴，椰槽竹柄，二絃，以竹弓繫馬尾，施絃間軋之，較奚琴制微短。彼槽以木，此以椰，彼柄以木，此以竹，彼軋以木桿，此亦竹弓。

謝時禪彈琴伐鼓

謝泰臻，字時禪。明亡後，入先師廟，伐鼓慟哭，解巾服，焚於庭。沈舟之痛，時切於懷。援壁上琴彈之，格格不能成聲，推之而起，曰：「人琴俱亡矣。」一日，不知所往。

喬山人善琴

國初，有喬山人者，善彈琴，精於指法，嘗得異人傳授，每於斷林荒楚間，一再鼓之，淒禽寒鶻，相和悲鳴。後遊郢楚，於旅中獨奏洞庭之曲，鄰媪聞之，咨嗟惋歎。既闕，曰：「吾抱此半生，不謂遇知音於此地！」款扉扣之，媪曰：「吾夫存日，以彈絮為業，今客鼓此，酷類其聲耳。」

陳喬生善琴

陳子升，字喬生。善鼓琴，能吳歎，九宮□三調，曲盡其妙。

劉公甬使姬墓下操琴

劉公甬吏部之友某，素嗜琴。歿後，公甬攜諸姬過其墓，停車酌酒，使諸姬各操一曲而去。

徐映玉既嫁不操琴

徐映玉，字若冰，崑山人，嬪於孔，因居木瀆。幼警慧，柔嫵靜莊，喜讀書吟詩，善鍼黹，佩服樞珥必修潔。初生時，母夢梅花一枝墮於庭，及長而愛梅，花開，輒行吟其下，每風雨至，顧而泣，若甚有傷於心者，家人竊怪之。父善弈，女士旁觀，覆不失一。學琴，得虞山指法。既嫁，曰：「此非婦人事也。」遂輟不為。

唐青照為塞曉亭鼓琴

唐青照，名唐明，長白人。食貧而不累其天，天乎琴。妻關氏，國色也，操縵以和之，亦造微，家人化焉。客嘗問之曰：「子何得於琴？」青照曰：「我何得乎？舉凡天地間虛軋玄竅于啞吸嗶及乎芒芒蒼蒼，行諸太空，若無所聞，而懸寓乎其中者，悉協之以吾琴而中其微。當是時也，晏晏然，閉閉然，返我心之危，冰釋焮滅，如其初而已矣。我何得乎？」塞曉亭侍郎嘗物色之，踵門，鏗然作，止不進。久之而後通，則鼓琴者其豎徐海也，曉亭驚。比入，所居屋裁二楹，青照篤愛妻，界其半使居之，半給炊，且坐客。曉亭至，方淅米，地爐火鬱攸，而鑊中淖淖湯適沸，凝塵滿席，膝屈而復安。坐良久，青照撫琴曰：「客欲有聞乎？」曰：「欲之。」於是正襟坐鼓之，一再行，風琅琅走，冷然而秋生，曉亭悚氣息如游絲。少選，又再疊之，則群陰闕，真靈昌，一物一塵，眈然而亡。曉亭蹶然起曰：「止。子天游，琴，寄焉耳。」

章某焚琴

焚琴子者，姓章氏，閩之諸生也。嘗學琴於惠州僧上振，得其音節之妙，遂歸。變姓名，挾琴，還入閩，達官貴人爭廷致之，聽其琴，有願從而學者，雖善，然終莫能及也。久之，有將軍自塞上來，駐防福州，嗜琴，厚禮延之，使鼓琴於幕下。將軍據上坐，而置一座於旁，命之坐。怒視將軍曰：「吾博通萬卷書，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，吾豈為若門下士耶？奈何不以賓禮見，而屈我於旁，我不能鼓琴矣。」奮衣徑出，不顧。將軍慙，下與抗禮，謝罪，強留之，乃踞上坐，為一鼓琴。將軍稱善，左右無不悚聽。然其聲悽愴肅殺，有秦音焉。乃曰：「琴者，天下之至和也。吾琴雖如鸞鳳鳴，今枝上無螳螂捕蟬，而絃中忽有西北肅殺聲，何也？豈軍中將有警耶？」撫琴畢，三軍之士皆嗟歎，有流涕者，章盡醉痛哭，上馬而去，將軍贈之金，不受。後此軍淪於海澄矣。久之，閩人目章為琴師，雖江、浙，頗多聞其名者，然當道不以禮遇之，招之亦不往，往亦不久留。嘗於酒後耳熱，摔琴於

地，引滿大嘯，放言高論，驚其座賓，談古今得失，雖老師宿儒，深通經濟者，不能難之也。

其最愛之童子曰金蘭，亦善琴，獨得其傳，常負奚囊，從遊數千里外。章詩成，金蘭輒以為善，錄之盈帙。客訪章，不遇，金蘭代款之，以章詩示人。由是人頗異之，以為抱負非常之士，不得志而隱於琴。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，竟佯狂以卒。

章篤於伉儷，婦陳氏，齒少於章者二年，亦頗知書嗜音。章嘗為之鼓琴，茶香入牖，鬢影蕭疏，顧而樂之，以為閨房清課，亦人生韻事也。一日，忽謂其婦曰：「吾夙聞紅顏薄命，卿才如此，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，豈汝亦天上人，不久當去耶？」因感慨悲傷，為彈《別鵲離鸞》之曲。既而曰：「琴音和，吾與汝尚無恙。然第七絃無故忽絕，少而慧者當之。」居數日，金蘭死。章撫尸一哭，不勝其悲，吐血數斗，曰：「吾死後，《廣陵散》絕矣。」遂焚其琴，不復鼓也，因自號焚琴子。

美人彈琴

彭羨門少宰孫適有美人彈琴詞，調寄《菩薩蠻》。詞云：「梧桐深院鳴秋葉，狄香小炷氤氳。玉指弄哀彈，琴心雲水寒。圓絲珠作串，字字含怨清。清怨寄三湘，眉峰九曲長。」

朱漢槎善琴

朱漢槎，名品，字金三。二歲，即遇名師授以琴學。又二年，復遇一名師焉。先後所學，有百餘曲，晨起彈至夜分，六十年如一日，世未有與匹者也。

程香溪善琴

江都程香溪編修善鼓琴，馬嶠谷以宋姜白石所製側商調《古怨》，屬為追撫，三日而成聲。

劉九岳善琴

劉澤長，字九岳，辰谿貢生。性恬適，雅愛音樂，尤善撫琴，所操三四十餘譜，清妙寡和。時有劉半仙者，與之友善，喜聽澤長琴。臨卒，乞以琴殉，澤長如其言。後數月，澤長從子遇半仙於途，半仙以琴付之曰：「此汝叔琴也，當以此免難。」後澤長因事株連繫獄，夜常鼓琴自適，當道聞而異之，廉得其情，乃省釋焉。

陳廉舫善琴

挹翠樓後梧桐一株，百年物也，忽自斃，陳廉舫孝廉製以為琴。舒鐵雲作詩以誦之，詩曰：「曾上元龍百尺樓，銀牀葉落又經秋。分明絲竹都堂夢，天海風濤一夜收。知音容易賞心難，捉摸龍蛇避鳳鸞。解辨勞薪賦枯樹，更誰肯取作琴彈？」年種樹百年聲，難與箏瑟爭此名。好待梅花開斷後，千秋萬歲有移情。」蓮舫固以善琴名於時也。

李琴顛鼓琴效蜀派

杭州李崑，字玉峰，號琴顛，先世本漢軍。乾隆癸未，詔裁杭州漢軍，使入民籍，琴顛遂出駐防。工詩詞，善書，有逸趣，鼓琴效蜀派，得盛名，能自度曲，聽之，泠泠然有出世想。其琴弟子甚夥，琴顛曰：「小技耳，諸君無乃嗜痂之癖乎？」

程□然受琴旨於李玉峰

程□然居杭州忠清里之雙眼井巷，嘗游山左、粵東。或勸之仕，且助之貲，弗應。歸而課徒養母，受琴旨於李琴顛，盡得其妙。晚得一舊琴，曰春風，其聲清越，因自製曲曰《烈風雷雨頌》，非知音者不與彈也。□然，名起振，仁和人。

徐我山彈琴

海寧蘇香海貢生士棠，嘗於月下聽徐我山彈琴，而作詩以記之。詩曰：「銀河之水東西流，羅羅屋角涼雲浮。坐有□人八人客，相逢秋士同悲秋。我山夙有絲桐癖，百衲【琴名】隨身老行役。宮商□指乾淨彈，冷到孤燈寒到月。謾謾恍如松風鳴，濤翻絕壑山崢嶸。又如大蟹小蟹甲初解，橫行黑夜爬沙聲。自來蔡琴標五弄，響下遺材聲壓眾。當前聽君素手揮，今古遙遙堪伯仲。四十年華去不留，七條絃上寫離憂。空庭露氣涼如水，彈著鄉心欲白頭。」

吳氏眷妙析琴理

歙縣吳素江，妝閣中人多妙析琴理，其婦與江右琴香榭蔣錦秋女士共結鼓琴之契。

阮媚生癖嗜琴

阮恩灤，字媚生，儀徵人，為文達公第三女孫，杭增生沈霖元室。生時，父常生方官永平守，城外河為古灤水，故名。三歲失怙，能詩善畫，尤癖嗜琴。文達偶至文選樓，必令一彈再鼓，呼之曰琴女孫，且手書楹聯以賜之云：「古琴百衲彈清散，名帖雙鉤榻硬黃。」

宋小茗聽人彈琴

宋小茗廣文咸熙嘗聽人彈琴，而作詩曰：「塵勞念我深，娛以枯桐琴。滿座離言說，虛堂生水雲。【時鼓《瀟湘水雲》之曲】感茲今者樂，想見古人心。善手及芳歲，天涯何處尋。」

姚仲虞精琴學

道光時，東南琴學有金陵、虞山、武林三派，而譜則皆出於廣陵。旌德姚仲虞茂才配中性嗜琴，長於金陵，而游於廣陵，雜習各派。及歸里，潛心默悟，乃知傳譜多舛，更正世所盛習者□數曲，又自製七曲，原數說聲，上溯本始，為《琴學》二卷，出以示涇縣包慎伯大令世臣。

仲虞且告慎伯曰：「七絃各有本數，倍數半數損益上下，旋相為宮，以定宮商角徵羽正變清濁之位。而六律三百六十四聲，俱以和相應。凡吟猱，必在角羽位。蓋宮為君，商為臣，徵為事，角為民，羽為物，君臣所有事，皆為民物，故吟而上，猱而下，往復遲回，必當民物之位。」慎伯聞言，不能解，請一再鼓。乃於對几設副琴，鼓至窈眇之時，則副琴絃不動而自鳴，又几案所置杯盃及櫛榻，時或響應。慎伯怪問之，仲虞曰：「各物皆有數，數同則響應。《唐書》所載寺磬每無故自鳴，僧慮其不祥。萬室常為剋磬成痕而鳴止。蓋其磬與宮中鐘同數，鼓鐘於宮，則磬應於寺。剋痕雖么細，而磬之得數，已與鐘異，故鳴止。乘筆者不解此義，是以載其事而不能言其故也。」

孔小山受給鼓琴

曲阜孔氏以雅琴傳世，有名小山者，尤擅長，然性僻而伎，不為人一彈，尤惡人竊聽。親知或百計供酒食進美妓以媚之，亦酬酢如常人，顧一言及琴，則佛然不答，甚者且拂袖去。一日，飲酒樓，座客泰半與孔識，縱談及於琴，盛贊其技。座中有褚姓者，勇武有力，尤滑稽多智，因曰：「吾能令孔某為我奏之。」眾曰：「果然，當以酒筵為君壽。」褚請約期而散。

孔生平好山水，尤慕泰山之勝，時當春日，山花方吐，綠萼競榮，偕僮負琴涉天門，上日觀，僮憩山畔。孔抱琴登絕頂，紅日欲墜，斜射濟河，燦煜作金色，南顧徂徠、梁父、洙泗，如線如礪，如磚墜，顧而樂之，不覺試弄一聲。聲未轉，忽一巨人颯然自林中一躍而出，手巨鎚叱曰：「若何人，敢輒為窺伺耶？」孔大驚，未及答，而巨鎚轟然下，擊坐前大石，石立礫為碎塊，石屑四揚，簌簌撲孔身。孔大駭，方欲行而不成步。巨人叱曰：「止，止，動者斃鎚下！汝貪生者，速以資獻。」孔哀求，謂實游客，未嘗攜行囊，安所得資。其人叱曰：「不得資，即以汝命抵。汝不有衣服乎？」孔伏曰：「告大王，此布衣，不值數錢。」其人愈怒曰：「汝無錢，安得有此玩好之物，此非有錢之證耶？狡賴何為者！」孔曰：「此琴也，貧寒下士，調此自娛，此實亦不足當玩好者。」其人曰：「既如此，可為我調之。若不佳者，我一鎚，令汝人琴俱碎。」孔無如何，則跪而撫焉。撫未及半，其人曰：「此聲不佳，為我易佳者。」孔為彈一曲。時月初上，四山為薄霧所羈，一受月光，如魯縞齊紈，明淨純潔，殆無其比。琴聲自月中出，晚風送之，蕩入四山，飛鳥皆驚起，繞枝翔且鳴，若與琴韻相和也。曲將終，忽林際數人，連袂歡笑而前，揖孔曰：「君受驚矣。不受大刀闊斧，何得便聞流水高山。」握鎚者亦擲鎚拱手曰：「惡作劇，惡作劇。」因自道姓名，並述前語，孔始恍然。他日，其友語人曰：「不圖真名士乃畏假強盜也。」

錢小謝聽琴

錢廷娘，字小謝，仁和人，枚子，嘗為崑山令。上承門蔭，文采風流，傾動京國。嘗為英照齋侍郎招飲於恩福堂，聽李雲華太史彈琴，因作歌曰：「侍郎飲酒人中豪，高談揮麈真風騷。井中投轄門反鍵，座中之客毋許逃。我輩追陪亦何幸，忘形略跡風懷騁。官燭高燃列兩行，笙歌鼎沸華堂靜。花枝飄拂繡簾前，忽地臨風厭管絃。思聽雍門歌一曲，酒邊時有李青蓮。金徽玉軫錦囊古，《廣陵》可惜今無譜。不作聲聲時世彈，指下風生一再鼓。音韻鏗鏘迥不同，高山流水聽淙淙。東華塵土全忘盡，身到長松大壑中。越女燕姬悄然立，天街不覺更籌急。絃索泠泠調愈高，有人暗向花間泣。侍郎執筆賦新詩，黃絹重觀幼婦詞。紙出澄心催客和，明窗留待月遲遲。年華座上惟吾少，揮毫敢自矜神妙。爭及諸公到玉堂，朝衣夜待金門詔。翩翩筆底淨無塵，對酒吟成別樣春。落拓江東應似我，人人杜牧是前身。酒闌燈炮歸孤館，寒衾便是同心伴。一天愁思似雲飛，今宵服得清涼散。天涯久已苦風塵，回首家山似畫屏。安得他時攜綠綺，白蘆紅蓼伴漁人。」

劉惟性從太元學琴

寧國劉惟性，名壹清，咸、同間人。少讀書，已而棄去，浪跡山水間。高峰者，寧之名山也，中有梵宇，僧數居之，方丈曰太元，善彈琴。劉慕其技，師事之。元曰：「學琴非難，靜心耳。」曰：「敢問靜心之道。」曰：「自靜之，豈師所能為謀乎！」劉曰：「善，我知之矣。」乃退而屏萬慮，晝夜枯坐禪榻，元時來彈琴，他無所聞。一夜，大雨驟作，夾以風雷，寒猿悲號，山鬼長嘯，燈小如豆，耿耿不能寐。啟戶視之，天無雲雨，察聲所自來，則出元室，知元彈琴也。潛至窗外竊聽，久之，忽悲酸不可忍，失聲號曰：「弟子願歸矣。」撞扉入。元撫琴默坐，初無聲息，元曰：「汝願歸乎？然汝學成矣。吾琴聲幽細，數小和尚皆不聞，汝獨聞之，心有靜有不靜也。」又曰：「庸人以耳聽，靜者以心聽，心聽者能聞聲數里外。至於琴，淺學者以指彈，靜者以心彈。以心彈者，得琴之道矣。汝心靜，可語琴。」明日授以琴，略授宮商之訣，隨手而彈成音。元曰：「可矣。」

劉自此彈琴，摹擬萬籟，無不各肖。然劉殊自覺，惟志之所存，而音遂隨之耳。愈力學，三年而歸，寄懷於琴，因自號曰琴客。不為俗人彈，彈，人亦不聞也。時粵寇敗，亂兵竄徽、寧，肆劫掠。嘗有兵至劉宅，聞山後有金鼓聲，驚而退。後偵知為劉彈琴，往執之，使彈。劉不從，威以刀，劉撫絃作淒酸聲，兵手戰刀落，乃舍之。而劉亦棄妻子逸去，不知所終。或曰，劉蓋往高峰，從太元游，光緒時猶有人見之。

許颺階善琴

許颺階，茂名之新坡鄉人，以善琴著，且喜啖狗肉，習久成癖，故自號琴狗道人，又自署其所居曰琴研堂，人亦以琴狗道人呼之而不名。嘗掘地得一漢玉，古色斑斕，知為數千年物，則鑄琴狗道人之號於上，常佩之於身。每當屠狗大嚼，濁酒半酣之餘，則按琴於膝，臨風鼓《凌雲·之操》。一曲既終，則又解其玉佩，摩挲玩賞不已。與江山淵之尊人尤莫逆。江居廉江，與新坡距數百里，有橋西草堂，貯圖書五萬餘卷，任人觀之，有跋涉千餘里借書寄讀者。颺階之至，亦以讀書故，然是時固未知學琴也。一日，有客自遠方來，踵門求謁，自云欲借一席地，信宿即行。視其刺，署曰劉心絃。令肅入，骨體神清，瀟灑絕俗，一童子年可二二三，手挾錦囊一，長數尺，隨其後，視之，則琴也。坐定，劉曰：「余產於湘，遷於粵，壯歲有大志，以不得償，憤而作萬里遊。又嘗慕鴟夷子皮之為人，乃挾美人以游五湖。既而浮淮涉湘，渡黃河，登太行，西出玉門，訪酒泉、張掖之遺勝，北踰居庸，登萬里長城，賦冰天躍馬之詩。然足跡雖徧天下，而蹭蹬益甚，余妻又墜馬，死於澗阿，余乃鬱鬱而返故鄉，結屋於越王臺畔居焉，日惟嘯歌以自樂，歷年，不復出。今觀兵氣滿西南，戰事將起於交趾。聞馮萃亭將督兵出關，余心動，爰棄故居，腰劍從軍，將往投之，途過此地，願假宿一宵，黎明當行矣。」繼敏其征途僕僕，奚為挾琴以俱行。劉曰：「此余之所癖也。余生平無他好，惟嗜琴。余祖父世習茲技，傳其術。此琴世間不易得，尤余之所寶。昔入京師，王公貴人爭相延納，求一奏以為樂，此琴即某親貴之所贈。余視之如嚴師，亦親之如膩友，出入必與偕，數年來未嘗一日離。而余妻夙亦善琴，昔者萬里行役，必與之並轡馳驅，不稍離，琴亦隨焉。今余妻亡，此琴即余之妻矣。」

江設盛筵款之，席次，心絃縱談琴理，復按琴理絃，奏《清夜聞鐘》一曲，初撥刺三兩聲，頓覺萬籟不喧，四山欲靜，恍若更闌人定之時。曲未終，涼風習習，徐起庭際，聞者若飲甘露，凡骨欲仙。許尤凝目默會，神與琴聲俱往，已而語江曰：「吾輩夙欲習琴，深憾無所得師，今幸天賜琴師，詎可失之交臂。」江乃勸客少留，劉慨然曰：「余東西南北之人也，何地不可以為家。夙聞主人賢，既至，安忍即行，重違主人意。且此間圖書至富，讀書之樂，勝於從軍也。」

由是江、許皆從劉執弟子禮，受琴學。劉居數年，未嘗言歸，盡傳其累世相傳之奧。某歲，秋風起，忽動歸思，請行，且慨然以其所寶之琴贈江，曰：「感主人德，無以為報，謹以此贈。余相天下士多矣，未有如子者。子誠此物之主，其勿辭。」江再拜而受之，贖以千金，不受，浩然而行。琴鑄崇禎年號。

許以嗜琴切，性過急，轉艱澀而不能成聲，憤甚，乃攜琴入深山窮谷無人之境，與木石為伍，正襟危坐，冥心潛彈，寄想於杳冥寂寥以外，往往數日不出。由是心領神會，默解妙趣，而大塊之元音，不期而自宣洩於五指之下，學乃大進。於是屏除一切，洗心澄慮，專致力於琴，琴以外不復聞問。未及數年，善琴之名噪於時。及自肇慶訓導稟官歸，則挾一希世之奇珍以俱。

蓋許在肇慶時，官務清簡，距署數武，有茅亭，嘗往憩焉。亭在署西，築土為之，高數尺許，疊石為級而上，亭上豎柱四，覆之以茅，人即呼曰茅亭，無他名。亭四旁皆有短闌干，以竹編之，闌干外幽花野草，隨意點綴，頗饒佳趣。登亭縱目，則城外沿江諸山，歷歷可指。每出署作汗漫游，趣令一小僮攜琴隨其後，憩於亭，輒憑軒鼓之，清風徐來，草木皆動，身飄飄若仙。俯視亭下，則行人甚稀，薄暮，有二三樵者肩枯薪過其下，信口成謳，行歌互答，與琴聲相應。一日，挾琴登亭，時秋聲初動，西風滿亭，微雨欲至，天外諸峰，咸露瘦骨，而相對作愁容，亭前楓樹數株，亦如臨風泣血，極目遠眺，而思鄉鄰友之念，一時交集，乃調琴作《天馬引》，如刀劍鐵騎，颯然浮空，果若天馬之疾至。繼又譜《陽關三疊》之曲，則又若風號兩泣，鳥悲獸駭，淵淵然有金石聲，不覺冰絃之欲裂，萬木無聲，四山皆靜，惟木葉蕭蕭下，積地盈寸。瞥見亭下有一少年，獨步荒草間，作竊聽狀。其人年可二許，丰姿楚楚，兩目閃爍有神，惟蹙頰疾首，愁形於面，頰隱隱有淚痕，似感琴聲而悲動於中，若重有隱憂者。託之，方欲止琴不彈，招之登亭，乃琴聲止而其人杳矣。

越數日，許方清晨理琴，突有一少年挾琴直入，長揖不拜，蓋即茅亭所遇某少年之友也。詢之曰：「子攜琴造余，殆亦善琴耶？」其人曰：「非也。余不知琴，余友則善之。琴甚古，今奉其命持贈先生，幸受之。」言已，捧以獻。許撫視其琴，則希世之奇珍也，亟曰：「余與子之友，未交片語，何敢承茲瓊瑤之賜，必不受。」其人曰：「此琴還故主之日，先生必受之。」且嗚咽曰：「嗟乎！余友死矣。」許驚駭，詰之曰：「余與子之友遇，今才數日，奚以忽死？死於何病？又奚為以琴贈余？」其人曰：「余友死，昨日事耳。亦非死於病，蓋別有故焉。死時有遺書在，所以留呈先生者，遺言屬余攜琴與書來謁，并欲有所求於先生，其諾之。」言次，出書以獻。亟啟緘讀之，其文曰：「余不孝，無以得母驢，罪通於天，百死莫贖。今余與小妾俱死矣。先生碩德清望，戾止是邦，高山在望，夙所景行，獨恨修謁無緣，鬱鬱終身，憾也何如。然秋風茅亭，猶獲一覘清貌，并以琴聲餉我，雖絃外餘音，哀感動人，而得聞六藝，死亦愉快。余亦有古琴一，並世罕有其匹，愧余不德，既辱琴於生前，詎可復辱琴於死後，使落市儈之手。余罪滋深，今謹屬友人，敬持獻於先生，非先生不足為茲琴主，余當為琴賀。倘墨翟之言不謬，宣室之談有徵，茲琴既得長侍先生，余身後之魂亦得藉茲琴以追隨左右，惟乞錫以鴻文，一誌余墓，死且不朽。」許讀其書而哀之，曰：「斯人之死，適死於茅亭聽琴以後，其殆伯仁由我而死耶？」既而復語其友曰：「為文誌墓，余之責也，敢不祗承。惟緣何而死，死又奚為與妾俱，皆未詳。而其生平之言行及其遭際，必有特異於人者，尤所樂聞，幸詳以詔我。」其人曰：「諾。」乃舉其事以告，其言曰：「友之死，非死於病，乃死於家庭之變。友姓關，名以忠，邑人也，世居城西。其先世皆顯達，饒資產。至以忠，家中落。幼喪父，惟一母一弟，母為繼母，弟即繼母所出。性孝友，尚任俠，外柔而內剛，視其狀，恂恂然若處子，而其實氣雄萬夫，偉男子

也。幼抱奇志，專究心於經史、諸子、兵家之學，下及琴棋書畫、金石雕刻，亦皆博綜兼通，而琴尤為所長。然憤時嫉俗之念太盛，往往流於偏激，每談及輒近風俗日下，舉世不識道德二字，輒扼腕狂呼，目眦欲裂。故生平擇交甚嚴，落落不苟合，引為知己者，惟余一人。年既長，娶妻，未踰年即死，不復娶，納一妾以事母，而常為母所憎，且以不應試而為布衣也，憎之益甚。母性善怒，累受鞭扑，均笑顏受之。俟母怒稍霽，始婉辭規勸，勸則母復怒，怒則復繼以鞭扑，以為常。其妻亦以不能得母驩，憂慮而卒。及妾歸，母鞭之益酷。妾本寒家女，美而賢，能文章，求婚者皆拒之，獨願為關妾。有以母性善怒告者，亦不懼。既歸，日受鞭笞，體無完膚，無怨色。初，母之鞭妾也，關必厲聲以責妾，助鞭之，母怒亦稍解。然母怒與年俱進，其後雖亦助鞭妾，亦不足以釋其怒矣。然妾體素羸，不足以支夏楚，泣曰：『妾不職，常觸母怒，罪宜死，今請死於君前。妾死而母子安，妾心亦慰。』關止之曰：『母性善怒，不自今始，皆由余不孝所致，奚涉於卿。宜竭誠事母，終有釋怒日，徒死奚益！』妾涕泣受教，由是侍母益謹。距其家半里許，有古剎一，曰蓮花庵，關幼時曾讀書於此。庵地廣而汲水則甚難，關乃命人濬一井，濬時，掘地得古琴，有石函藏之，殆數百年間物，而完好如新，居土中既久，色乃益潤澤，可鑿毫髮。喜甚，因專肆力於琴，且為文樹碑於井旁，記其得琴之由焉。且以家庭不相安，乃恆藉琴以自遣。每鼓琴，妾必歌以和之，為狀若甚樂。母初亦喜之，然未幾而故態復作，鞭笞之聲，仍昕夕達於外，且責妾以導夫於淫樂之罪。關泣曰：『逐妾耶？妾無罪。留妾耶？母益怒。而妾且死，將奈何？』不獲已，乃挈妾暫居於庵，由是母始少安。然關與妾雖外徙，日必數返以省母。而母於關至，廩數語，即麾之行。妾至，則持帚以逐之。往往與妾長跪門外烈日下而痛哭，卒不省，閉門若不聞也者。族中子弟嘗謁母，求為母子如初，母亦不顧。關自是頓發狂疾，常皇皇若有所失，日則散髮亂服，踽踽獨行，或數日不返，返則與妾相對而哭，竟日聲不輟。有時席地鼓琴，作鶯鶯聲，妾聞聲起舞，和以楚歌，琴聲蒼涼，歌聲淒咽，聞者咸隕涕。鬱鬱至於今三年矣。今年春，聞先生履茲土，喜甚，願執贄晉謁。日前偶過茅亭，聞琴聲，悵然有所觸，號哭而歸，昨日竟與妾投井而死，即得琴之井也。死時，有血書二，一辭其母，一別其弟，屬弟善事母。又有遺書一，屬轉達，即此書也。」許聞言已，慨然為作墓志，更親往哭之於庵，西風殘照，兩棺橫陳，回憶茅亭相遇，惘恍如夢，爰取所贈琴，鼓一曲於棺側，而以《招魂》之賦歌之，尋攜琴棄官歸。

其後，有自羊城至廉江者，謂劉已得狂疾，常見其露體跣足，狂歌於市。或曰，非真狂，實有託而逃也。

楊時百善琴

楊宗稷，字時百，從長沙張文達公百熙遊，不樂仕進。中年喪偶，獨居寡歡，憂患忻戚，一寓於琴，冥神覃思，窮極幽妙。其本師江寧黃勉之以琴教授京師，弟子數百輩，精進無出時百右者。所著《琴話》四卷，則萃集古今琴學家言，一一論其源流，考其正變。久居京師，所入不豐，乃傾所蓄以購古琴，人皆迂之。

閔蘿屏善琴

南匯閔苧，號蘿屏，黃大昕繼室。少時學琴於其叔某，兼習詩畫，而琴尤擅長。歸黃後，親操井臼，不以翰墨妨女紅，為閨閣所難。

梅雨田善胡琴

梅雨田，名大鎖。精於樂，初以笛名，能吹崑曲三百餘套。以崑曲不盛於世，乃改習胡琴。胡琴以手能發音者為佳，【俗謂之手音。人之指肉有厚薄，故音有高下。琴瑟貴甲肉之音，胡琴則純貴肉音】梅體肥而膚潤，故發音為天下第一。又性聰，聞聲，輒能摹效，【俗謂之耳音】深得神趣。絲竹到手輒善，有孔能吹，有絲能彈，天生佳質也，而尤工者為鎖呐、胡琴。

胡琴本無奇聲，自梅弄之，凡喉所能至，絃亦能至，柔之令細則如蠅，放之令洪則如虎，連之令密則如雨，斷之令散則如風，呼吸通神，清脆高響。他琴師皆板板數調，取足和音而止。梅自開板，【俗謂之過門。】即出新聲，至唱處，更絲絲入扣。大抵人之喉音，能密能久，絲則一響即殺。梅鼓之，尺寸加密，凡一隙，均加一音，節節填滿，不令有絲毫空漏。手指上下，急如風輪，密如蛇足，而某音應深按使切，某音應淺撫令泛，雖繁不勝記之中，而以耳會，以神通，無不入妙入微，曲盡其趣。其二黃開板，迥不猶人，不獨個儻舒和，而煞尾處撮六七音於一輪指之中，如聯珠並流，如輕環急轉，緊處加密，而餘處仍故放令疏，戛止徐來，界限清楚。其取徑皆大方家數，又非徒以繁絃急管見長，唱調無窮，絃亦復無窮。每換句調，則易其法，每弄過門，則更其聲，五花八門，層出不已。他人雖拾得一二，莫能窺其涯涘也。

陳彥衡善胡琴

陳彥衡，蜀中世家子，曾為吏，善鼓琴。自幼往來京師，即注意於唱，以喉短，遂師梅雨田，習胡琴，多傳其法。而手音亦與之相亞，凡唱法、讀字法、弄琴法，用力頗勤，均得梅之衣鉢。梅死，首推陳，伶界、樂界均尊上之。陳亦善於指導，經其教授，無作門外唱者。名伶譚鑫培至滬，以琴師無當意人，重值聘陳往，以其曾為吏，故尊視之。惟陳本執袴子，性驕亢，與譚等，致不能終其交。

瑟

瑟，前廣後狹，面圓底平，中高，首尾俱下。通長六尺五寸六分一釐，為九倍黃鍾之度，絃長四尺三寸七分四釐，為六倍黃鍾之度，絃凡二〇有五。通體桐木黑漆，身繪雲龍，首尾繪錦，邊繪雲。梁用紫檀，絃孔用螺蚌為飾，以漆金架二承之。

李子金掄瑟鳴箏

李子金增生之絃性磊落，不拘形檢，時與市販孺子掄瑟鳴箏，遨遊過市。即富貴家素不相識者，有邀之者，亦不辭。其在大庭廣眾中，雖諧語〇九，然鄙猥之談終不出之於口。

箏

箏，似瑟而小，〇四絃，各隨宮調設柱和絃，以諧律呂。通體用桐木，梁及尾金漆，邊用紫檀，絃孔用象牙為飾。《唐書》言〇三絃，或〇二絃，制不可考。今〇四絃，則五聲二，變為七，倍之，故為〇四也。

六絃箏

六絃箏，陳暘謂唐天寶中史盛作六絃琵琶。蒙古箏有六絃，意亦唐制。

軋箏

軋箏為箏之一種，以竹片潤其端而以木桿軋之者，唐時始有此器。〇絃，長二尺二寸有奇。

琵琶

琵琶，一作批把，有四絃，剝桐木為之。曲首長頸，平面圓背，腹廣而橢，內繫細鋼條為膽，面設四象〇三品，猶琴之徽位，以為聲音清濁之節也。《釋名》謂其器本出於胡中，馬上所鼓，推手前曰琵，引手卻曰琶。舊皆用木撥，唐貞觀中，裴洛兒始廢撥用手，所謂搗琵琶者是也。今多有用六絃者。

白壁雙之琵琶第一手

白壁雙，名珏，蘇州人。順治初，琵琶稱第一手。嘗售技於南北，吳梅村《琵琶行》，為白作也。當時名流多有贈詩，王西樵曰：「四絃誰破夕煙昏，恰是香山老裔孫。國手那推賀懷智，妙首直壓康崑崙。移時寂歷鳴沙雁，一掃崩騰斷峽猿。不是狂奴能作達，此中應有淚千痕。」陳其年曰：「玉熙宮外綠垣平，盧女門前野草生。一曲紅顏數行淚，江南祭酒不勝情。〇載傷心夢不成，五更回首路公明。依稀寒食鞦韆影，簾幙重重聽此聲。縱酒狂歌總絕倫，曾將薄藝傲平津。江南江北千餘里，能說興亡贖此人。醉抱琵琶訴舊游，禿衿嬌帽脫梢頭。莫言此調關兒女，〇載夷門解報仇。」鄧孝威曰：「北極諸陵黯落暉，南朝流水照烏衣。都來寫入《霓裳》裏，彈向空園雪亂飛。白狼山下白三郎，酒後偏能說戰場。颯颯悲風飄瓦礫，人間何處不昆陽。」

赤陵姐善琵琶

康熙時，喀爾喀部有善彈琵琶名赤陵姐者，能彈战车鐵馬之聲，彈時朔雁俱落，驍騎環聽，肅然無聲。鄰部厄魯特部噶爾丹汗遣使求之，喀爾喀怒，不與。汗起兵伐之，浸滅其部，以赤陵姐歸。喀爾喀部遺臣款塞求救，聖祖親統六師征噶爾丹。丹戰敗，其妻阿弩夏吞率突騎略陳，被殲於軍前。旋繫噶爾丹以歸，赤陵姐隨入京師，猶奏技於王公家，聞者至有綠珠、杜秋之歎。

乾隆時，徐芝仙游京師，從故侍衛聞此，因作《赤陵姐琵琶歌》，歌曰：「邈娑檀上紅紋蹙，龜茲國唱無愁曲。尤物皆從氣運生，天教色藝空金屋。千年沙漠藏龍蛇，化為女子顏如花。生長赤陵呼作姐，能將蕃曲譜琵琶。琵琶宮調八□一，別有新聲緩挑出。韻並風生樂萬方，國王一見加諸膝。其王分地跨興和，西與山戎【厄魯特】接壤多。閒起侵陵緣互市，終修和好悔操戈。鼓聲坎坎冰天裂，豔妝正踏山頭雪。一枝春色照黃沙，兩國兵端從此結。虎奪龍爭秋復春，朝為楚媵暮為秦。掌上青娥偏解舞，原頭戰骨幾生塵。皇皇天子修文德，頻遣行人頒玉冊。蠡茲多契窳惡浮天，為一婦人滅一國。旌旗出沒黑山陬，風雨憑陵青海頭。塵起百靈爭語帝，霜高屬國盡防秋。維時五月三日暮，至尊駐蹕香泉戌。寇騎倉皇走大荒，龍驤浩蕩來西路。羽林老將為余言，親見闕支陣前仆。四寸文綦么鳳飛，週身細鎧黃金鍍。芙蓉□隊化寒煙，臘有殘英泣斷絃。鬢點雪霜亡贊普，命餘鋒鏑出祁連。理藩院裏秋槐老，階墀猶把琵琶抱。宛似蝦蟆陵下人，潯陽江上傷潦倒。聽彈一曲別郎官，絃上傳來意萬般。未死若憐胡地隔，得歸終戀漢恩寬。曲終上馬風蕭索，風吹淚逐哀絃落。何須淚逐哀絃落，禾麥油油滿沙漠。君不見傾城傾國代有人，若個老歸生處樂。況爾歸時國有君，太平無復強侵弱。」

楊至軒聽琵琶

康熙某歲九月望日，吳維賢招海寧楊至軒上舍觀誠，及金聖修、陳知載、黃右公、陳玉禾小飲，酒後聽琵琶，至軒乃作詩曰：「今秋雲氣多沈絛，牀屋漏難安眠。遙山久失爛漫皴，遠樹時帶樵糊煙。濮陽先生最愛客，折柬書破桃花牋。立心精誠感碧落，吾輩遂得神明憐。掃除陰霾補天漏，爽朗開豁分坤乾。近來晴日頗難得，況逢明月今宵圓。酒徒入門高興發，促迫趁早陳華筵。分湖郭索肥且鮮，京口名酒藏如泉。持螯把酒對蟾魄，快意無不當吾前。談深銀燭屢見跋，樓頭已報三更天。主人情緒猶未已，徵歌聲與青雲緣。曲終客醉皆欲去，忽聞妙手徐調絃。攏揅抹挑見指法，神技似向呼韓傳。崑山玉碎珠琲散，鐵馬檐際當風懸。輕雷出地繞堂輞，怒瀑欲瀉仍回旋。芙蓉泣露菊花笑，老蛟起舞魚浮淵。醉中世界味南北，此身疑在潯江邊。人生悲歡寧自主，念此不覺心茫然。黃花插頭杯在手，逢場取醉仍年年。驚秋雙鬢那肯換，白日無奈義和鞭。青衫淚溼傷老大，好景易過難留連。眾賓起別主送客，皓月尚在天西邊。歸憑餘醉支枕臥，夢中猶覓江州船。雞鳴酒醒睡初覺，又聽簷溜聲潺湲。」

舒鐵雲聞河間琵琶

舒鐵雲聞河間琵琶而作詩曰：「車班班，入河間，河間姪女工數錢。請上琵琶絃，為君躊躇一再彈。一彈絃未整，再彈聲忽警。三彈四彈風雨并，不見絃絲見指影。絲者不如竹，竹者不如肉。被服羅衣裳，當戶理清曲。曲聲齊唱《滿江紅》，催曉疑是商玲瓏。千呼萬喚徒為爾，千山萬水愁殺儂。別有危絃促柱起，南部煙花非北里。滿堂賓客不願聞，兩豆行將塞其耳。耳可塞，心欲死，君不見遼海文章亦如是。」

俞春浦善琵琶

杭州南屏僧小顛至蘇州，寓南禪寺，與舒鐵雲相見於王仲瞿孝廉疊處。他日，仲瞿招小顛飲酒，屬鐵雲以詩邀之，詩曰：「不喫趙州茶，南山老酒家。三秋懷落葉，一飯悟桃花。篝火依龕冷，簫聲入市譁。分明同小住，風雨即天涯。欲結廬山社，經時憶遠公。酸鹹詩以外，酒肉佛當中。毛寶功無量，【時索寫破迷禪師放龜詩】。王維畫最工。【調仲瞿】。舫船期一棹，要遣百分空。」

詩至寺，而小顛已往靈巖矣。乃以琴客俞春浦補之。會是夕風雨，春浦取琵琶作曲，鐵雲乃作詩以寄小顛，詩曰：「夜寄三瓶樞，朝飛□幅蒲。寒山楓樹老，香海雪花窩。七□二峰外，西風吹太湖。不知雙不借，何日下姑蘇。今夕乃風雨，桓伊喚奈何。殘鏡青豆小，高閣白松多。一曲玉連鎖，三升金叵羅。阿師當大笑，和我醉時歌。」

是夜，春浦所彈為《玉樹後庭花》曲，鐵雲更作歌贈之，歌曰：「雪不醉党將軍，月不抱王昭君。賀老琵琶定場屋，彈不破《玉樹後庭花》一曲。初彈春鳥碎，再弄秋煙翠。青山鏡六朝，紅露花三味。回身急抱琵琶腰，盟心暗貼琵琶背，使我低頭欲向琵琶拜。□指玲瓏一指挑，四絃惆悵半絃搔。此時神女傳瑤瑟，此際宮人記洞簫。璧月夜三更，瓊樹春雙聲。都官鬢絲黑，妃子眼波青。結綺閣中香未散，景陽樓上鐘初鳴。又何似玉樹流光照後庭，恨不見馮小憐，彈得春風值一錢。卻待秦淮新月上，留與隔江商女唱。唱出琵琶曲，傳入琵琶譜。一絃琵琶絃，一柱琵琶柱。中絃盈盈張麗華，么絃子絃後庭花。老絃變宮如拍鼓，可憐門外韓擒虎。玉樹玉樹愁殺人，一條絃線一指痕。依稀水咽青谿榭，彷彿烏啼白下門。斜捺小絃半黍許，井底嘍嘍紅鬼語。淒涼三□六封書，秋菊春松淚如雨。安公子，去不還。關別駕，何當彈。安西折楊柳，南唐念家山。燕市擊筑筑聲裂，吳市吹簫簫口缺。亦不是蜀國絃，齊門瑟，自有紅梁醕酌綠蠡杯，直彈到枇杷花下東方白。」

程春堂善琵琶

程春堂居南匯大團鎮南，工畫蘭及設色花卉，琵琶尤為絕技。晚歲，充場大使署總書，與唐晉卿善。唐亦家於大團，其婿黃祉安至，必邀共杯酌，酒後輒彈琵琶數套以為樂。黃聽至《夕陽簫鼓》、《平沙落雁》，輒神為之移。

程性和易，年近七秩，精神甚健。黃嘗詢以搗撚之妙，何由至此。程曰：「余少受邑城鞠士林之傳，專意練習，至忘寢食。每晨起，披衣坐牀上，先彈二三套，然後下床。如是者約二□年，始覺得心應手，純任自然。」

時南匯善彈琵琶者有二，一為程，一為陳子敬。子敬常旅食於外。光緒丁亥，黃肄業於上海之龍門書院，偕松江尹鹿笙明經至東門內王家，適子敬在座，見指套銅甲，彈《霸王卸甲》，聲調洪亮，令人想見拔山蓋世氣象。人謂陳善武套，程善文套，程之品格高於陳。每歲滬上開琵琶會，必招程往，執牛耳。既作古，南匯大套琵琶為廣陵散矣。

玉琵琶

玉琵琶者，武進、無錫間之老技師也，以天下琵琶第一聞，而吳中諸技師多未嘗聆其奏藝。金閶有某曲工者，亦以琵琶雄南部，顧名終出玉琵琶下，意頗不平。一日，詣其宅，高堂邃宇，闕其無人。信步入一軒，中無他物，架列琵琶三，一烏木床黃楊柱膠絲絃，二沈香床檀柱玉絲絃，三紫鐵床金柱銅絲絃也。曲工意以為盡於是矣，竟取鐵琵琶彈之，嘈嘈切切珠落盤，意甚得也。曲終，一小童倚屏而笑。曲工方欲有問，侍者入請曰：「客飢矣，主人命姑飯，當出見。」曲工不得已，隱忍入座。飯時，絮絮問主人，且誇己技之高。倚屏小童對曰：「先生所能，童固優為之。若主人，則不屑是。」曲工大詫。童從容取鐵琵琶奏之，曲工歎勿如，亟求見主人。童曰：「少安毋躁，姑觀其器可乎？」乃導入一精舍，則所列架如前狀，而三琵琶非故物矣。蓋一石根，一象牙，一羊脂美玉也。童取而一一奏之。至玉質者，忽作異聲，如鳳鳴九霄，鸞翔天外，仙風披拂，豁人襟抱，亦不知為何曲也。曲工神迷精喪者久之。一聲撩撥，戛然而止，回顧己身，不覺漸沮。童固請覆奏，曲工瑟縮再四，由石而牙，幾不能成曲，趨不自安，遂不見主人而出。其後竟無來與之角藝者。

和必斯

和必斯，似琵琶狹小，直柄曲首，四絃，柄下腹背如蘆節。通體用桐木。

二絃

二絃，方槽，底面有孔，木柄，曲首覆尾，如琵琶，又似三絃，但鼓方耳。

癩鬼均善二絃

廣州有癩鬼均者，本名均，以病癩，人因名之。執役於劇場，善奏二絃，能隨意譜一曲。而南音、粵謳、戲曲、談罵，及風聲、雨聲、小兒泣笑聲、新嫁娘嬌啼聲，舉凡人世間所有之聲籟，均從二絃中譜出之，聽之宛似真者。

三絃

三絃，紫紫檀為之，修柄，方槽，圓角，冒以麂皮。柄下曲，貫槽中，上直，與槽面平。通長三尺三寸有奇。柄末穿直孔，貫以三軸，左二，右一，納絃，以三軸絃之。山口及軸用象牙，柱用竹，槽面設柱，架絃微起，以指甲撥弄發聲。

三絃定絃以取聲，各隨宮調。其制起於秦，本三代鼗鼓之製，而改絃易響，謂之絃鞞，故雖能倚歌曲折，而仍以節制輻輳其間。《唐書》有龍首琵琶、雲頭琵琶，皆三絃。飾以麂皮，則似亦唐制也。

陸君暘善三絃

嚶城陸君暘初嘗學吳絃於吳門范崑白，得其技，已而盡棄不用。以為三絃，北音也，自金、元以降，曲分南北，今則有南音而無北音。三絃猶餼羊也，然而吳人歌之，而祇為南曲之出調之半，吾將返於北，使撩撥之曼引而離迤者，盡歸激決。

嘗譜金詞董解元曲，又自譜所為《兩鴿姻緣》新曲，變其故宮，獨為刺促促剝之音，名《幽州吟》，駭然於人。然其時故有知者，周延儒請與游。累致千金散去，終自以不知於時，嘗著《三絃譜》，欲傳後。會大兵入吳，遜於三江之游者若干年。世祖聞其名，御書紅紙曰：「召清客陸君暘來。」既入，御便殿賜坐，令彈。陸乃彈元詞《龍虎風雲會》曲，稱旨，賜之金。自是，貴邸巨室爭邀致之，無虛日。或欲使隸太常，弗屑也。年七□，尚能作遏雲之逸響。宋荔裳按察琬贈以詩云：「曾陪鐵笛宴寧王，吹笛梅花滿御牀。幾度淒涼春草碧，不堪重過鬪雞坊。」

時松江提督馬進寶亦齧首下獄，人不敢問。進寶故善君暘，君暘任俠，直入獄具餉。臺臣聞者皆大駭，各起謀劾之。華亭張法曹急往告，君暘愀然曰：「吾何難仍遜之三江間耶！至尊若問我，道我病死。」言訖竟行。後上果問及，如其言，上為歎息。當是時，君暘名藉甚。初本名曜，君暘者其字。至是，以上稱君暘，遂以字行，凡長安門刺往來奏記，皆得直書陸君暘以為榮。

君暘後復不得志。嘗過上海。上海名家子張均淥慕其技，君暘亦獨奇均淥，謂均淥知己，盡授其技，作《傳絃序》一篇。君暘多門徒，然皆不及均淥也。吳中三王之中有曰稚卿者，君暘弟子也。

王玉峰善三絃

王玉峰，字正如，漢軍正黃旗人。生而盲，九歲喪父，隨母為人傭。以廢視，無所得食。年□三，學於張治平。治平工歌曲，善胡琴，玉峰從之□四年，盡得其術。既成藝，以彈唱自給。光緒庚子之變，洋兵聞歌者輒擲之，遂不復歌，而專力於三絃，冥心渺慮，體物尚聲，自由本雜劇、鏡歌軍樂，下至男女嫖褻之辭，皆心摹手追，運指應節。名伶譚鑫培、龔雲甫輩每登臺度曲，必往聽焉。時或躑躅營門，聽步伐口號及行軍布陣之曲，歸而譜之，不爽毫黍。閉門獨坐，則手援三絃，凡小兒聲、婦女聲、行人車馬聲，與夫禽獸、飛鳴、候蟲、振羽一切音聲之不可以口舌傳者，莫不揣其性情，窮其微妙，意有所會，悉於絃間傳之，聽者忘其為三絃也。

乙巳、丙午間，玉峰之名始起，王公貴人爭相招致，然深自矜重，不輕徇人。京師貴游喜為里巷淫冶之聲，以強玉峰，詭曰洋二黃，玉峰雖應之，心弗善也。那琴軒相國桐當國時，嘗以母壽召玉峰，使彈風流篴口，玉峰不肯，曰：「不祥之詞，奈何壽太夫人乎？」那瞿然曰：「微子言，吾念不及此。」玉峰出謂人曰：「那中堂不孝人也，母壽而樂聞不祥之聲。」自是，雖召不復往。載澧、奕劻聞其名，招之，玉峰固謝，謂載澧喜近小人，奕劻排斥異己，皆非正道也。戊申國卹，定制，民間不得演劇，諸伶請於警廳，願延玉峰，以所入助貧兒院，警廳許之。

玉峰自言，能奏舊劇二□餘齣，尤善者，為《空城計》、《二進宮》、《韓琪殺廟》諸劇。或曾邀玉峰依次為之，玉峰乃首演《空城計》，初出場時唱搖板，疾徐抑揚，各得其宜；坐在城樓，轉唱西皮，繼轉二六，莫不曲折如志，而狂笑尤得神。次演《二進宮》，生旦淨互唱二黃，字字宏亮。又次演《韓琪殺廟》，則奏腔矣，聲之尖利，韻之流宕，其悲哀處，自足引起聽者一種淒楚之態。既畢，座客欲一聞反二黃，乃令續演《牧羊卷》一齣，亦復高亢可聽。蓋其用指之，度視發音之繁簡而別，音簡用指少，音繁用指繁，簡時用指僅一二，繁時則胥□指而並用之，故其發音之複雜，誠有不可思議者矣。

李萬聲善三絃

李萬聲善三絃，場置几案一、椅一，上張紅緞帳，下設錦繡幃，大書曰「寰球絕技」。俄頃，有人扶之而出，臺上下萬籟無聲，悉心靜聽。於是整理三絃，引場唱京都時調數句。既而按指輕彈，髣髴鑼鼓聲，《教子》中之三娘出焉。一曲青衫，抑揚婉轉，忽焉而生，忽焉而老生，過門唱句，按腔合板，字字清楚，至生旦對唱，亦無絲毫夾雜。繼彈《滑油山》，宛然老旦聲調，得心應手，有頓挫自如之妙。終彈洋操一節，軍樂聲，洋鼓聲，步伐聲，一時並舉，若遠若近，不疾不徐，更覺出神入化，令人不可思議也。萬聲亦盲於目，與王玉峰同。

鼻吹簫笛

宣統辛亥春，大興鄭民魁挾絕技，游東南，日行廬市間，手攜簫一笛一。有人請其奏技，則置笛於鼻端，用力吹之，其唇其舌絕不稍動，而音聲纏綿悱惻，令人有高山流水之思。其奏簫亦然。

排簫

排簫，比竹為之，□六管為一具，即□二正律加四倍律也。陰陽各八，自左而右，列二倍律，六正律；自右而左，列二倍呂，六正呂，與編鐘、編磬相應。有架，古以竹為之，今用木為櫝，亦自宋以來相傳之舊，中凹而虛，以受管也。管之下端，參差不齊，兩旁長而中央短，皆容於格內。

簫

簫，即古之笛，體用紫竹。簫笛之制，古皆用角律。黃鍾者，陽律一均之正宮，而姑洗其正角；大呂者，陰呂一均之清宮，而仲呂其正角。故用姑洗簫，應陽均，用仲呂簫，應陰均，以配排簫之音，最為和協。

鳳凰簫

俗稱簫之山口處有節者曰鳳凰簫，無節者曰洞簫，此當即古之排簫。蓋古時比竹為之，參差如鳳翼，故以為名耳。

張心孟好吹簫

祥符張壯行，字心孟，為明天啟甲子舉人。嘗以計偕入都，逆旅之鄰，有吹洞簫者。聞其聲特異，往叩之。吹者與言，賞其妙悟，於是盡其所得之師者授焉。心孟精究之，至忘寢食。一旦，恍然悟曰：「此七韻正聲也，失傳久矣，何幸於茲遇之！」倚節而弄，無不合。因而面壁自語，或時起舞嫋嫋，從者以為狂矣。春試之前一日，僕為理場具，告曰：「詰朝當入闈。」心孟曰：「我不知也。至音之淪墜，向千載，今者於一器之微，古人之神奇寓焉。孔子所歎為不圖至斯者，我幸遇之。不特聆之於耳，且能會之於心；不特會之於心，兼能傳之於器，此來所得多矣。我方樂此，懼勿及也，遑問其他。」言畢，輒搦管呼呼吸然吹不休，鎖院門扃，音猶嫋嫋也。僕復白曰：「試誤矣。」張目曰：「束裝！」不顧而歸。歸後，時時絕人事而為之，或值可喜可愕與一切無聊不平之感，率作一弄以消磨之。久之，流寇攻汴，獲之，驅使去，猶佩所吹簫於身。至砦，踞地而吹之，淒惋幽鬱，嗚咽動人。環聽者眾，始而喜，繼以太息，忽不覺思鄉懷土，悲從中來，為之涕下露襟。於是群相廼煦護愛，卒縱之歸。

明亡，入國朝，按籍授官，邑宰迫之往，心孟橫簫長揖曰：「壯行為亡國廢物，顧可污清時耶？」令曰：「奈無辭以脫公何？」曰：「以死報，必免。」於是心孟不復列土籍矣。自是，益復以吹簫自娛，飢寒之厄，踐更之呼，聞則疾其聲以勝之。畢曲，語家人曰：「試聽吾簫，困自忘也。」編戶之役，則次第往應，絕不勾免，惟科場令作守號軍，則笑曰：「我故諸生，重入此，似有嫌。」乃出百錢雇代者。晚為上官所知，行鄉飲賓酒禮，亦弗卻也。年八□餘，病革，猶理簫，然不能成聲，遂置枕旁，曰：「人琴俱亡，吾其死矣。」遂瞑。

沈康臣吹洞簫

毛大可善歌，沈康臣吹洞簫和之，能曲折倚其聲。

簫翁善簫

簫翁，不詳其姓氏里居，善吹簫，遂以名。翁吹簫能效鳥獸鳴，或作悲酸聲，使聞者墮涕，變而壯，則又起舞。秋夜，天清無片雲，月明如晝，翁嘗攜簫登山巔吹之，悲風怒號，陰雲四合，哀猿長啼，翁亦泫然泣下。已復為悠揚雍和之音，則雲散月明如故。翁曰：「神技也，吾其善藏之。」自是遂不吹。

後數年，邑有虎入村為患，獵者捕之，輒為所噬。翁聞之，曰：「可以用吾技矣。」命武夫持戈隨至山隈，伏樹間。翁以簫學乳虎鳴數聲，虎聞而至，四顧，若覓乳虎所在者。簫忽作獅子吼，聲聞數里，山奔石裂，虎大慄，木立不敢動。武夫突出，揮戈，刺其喉而斃之。人服翁技神。又數年，大旱，翁吹簫，亦得雨，於是翁遂以技著，然不復吹。好事者迫之，則大哭，而欲自裂其簫，人遂不之強。翁年五□餘而卒。翁生平畜一簫，以紫竹為之，長三尺，手製者也，愛護如珍寶。卒之前一夕，自以巨椎椎破之。所著有《簫經》二卷，亦不傳。

鼻簫

臺灣番人截竹為管，竅四孔，長可尺二寸，通小孔於竹節之首，按於鼻橫吹之，高下清濁，悉中節度，蓋亦可諳為洞簫也。未婚者曰達，至夜，吹行社中，番女聞而悅之，則引與共處。

笛

笛，即古之橫吹，體用蘆竹，用與簫同，以姑洗笛協排簫陽律一均之用，以仲呂笛協排簫陰呂一均之用。

福田鼻能吹笛

乾、嘉間，清江之楊家莊三元宮，有住持僧名福田者，鼻能吹笛，口且唱曲，自吹自唱，若出自兩人之口。

管柳衣聞笛

管柳衣茂才題雁有《鄰舟聞笛》詩云：「波光如鏡浮珠白，夜繫木蘭依古驛。誰家商婦不知愁，閒倚船窗擲玉笛。笛聲飄渺高入雲，離人愁絕荒江濱。瘦蛟欲活魚欲舞，梅花落盡江南春。須與月墮變三弄，離人聽之難入夢。擁衾惆悵思最多，長年又唱湘水歌。」

舒鐵雲瘞笛

舒鐵雲嘗蓄一笛，四年矣，雅有雲石之韻。一日，墮地癩脫，遂折其半。既埋之牆陰，且做毛西河《水盞子銘》，作《瘞笛》詩，詩曰：「縱二尺餘圍寸許，中有宮商角徵羽。一朝擲地金石聲，雄鳳雌凰不相語。憶昔截雲歸笛家，一枝吹破《江梅花》。年來與我周旋久，錦囊南北隨詩走。既不若筇枝九節化作龍，又不若翟竿七尺垂為虹。紫雲迴奏廣寒殿，昭華瑄弄咸陽宮。但向人間傳一曲，葦綃霏霏貼寒玉。惹得樓中黃鶴飛，吟殘水底蒼龍宿。錯來不鑄六州鐵，猿臂鶴脛楊柳折。合之則美離則傷，兩頭纖纖太愁絕。此時無聲憶有聲，此物無情卻有情。一九泥當封嶠谷，萬戶侯猶唱渭城。可憐黃竹埋黃土，響絕音沉悄終古。珠墮樓頭玉倚牆，夜深誰《按霓》裳譜？」

項琳善笛

項琳，范陽人，以樂藝名一時。避居吳門，每攜一笛，往來山塘，吳中名妓皆師事之。咸豐庚申，粵寇陷蘇臺，琳倉皇出走，為寇所殺。

箎

箎，體用竹，間纏以絃，吹口之上塞口，令氣不洩。今定一孔上出，五孔向外，一孔向內，一孔在底，近底下出，並開二孔，統計為□孔，除吹孔、底孔與二小孔不數，則為六孔。

管

管，以堅木或骨角為之，兩端象牙為飾。大管以姑洗律為體，小管以黃鍾半積同形管為體。各設哨於管端，大管九孔，小管八孔。蓋六孔已具七音，八孔則七音兼二清聲，九孔則七音兼四清聲也。

吹煙筒喇叭

青浦何元長好結納，挾技者群造其門。一日，有敝衣客至，自言能吹煙筒喇叭。諾之。客乃出其竹製之筒，長三尺餘，銳上豐下，兩端鑲紫銅，吸煙竟，拍去其燼，徐徐吹之。初若新鶯睨睨聲，次作寒雁嘹唳聲，繼如鸞嘯，如牛鳴，咿咿啞啞，較樂工所用為動聽。易以他筒，弗能矣。

紙簫

福州開元寺前有捲紙為簫者，周櫟園嘗得其一，色如黃玉，扣之鏗鏗。以試善簫者，云外不澤而中不乾，受氣獨存，其音不窒不浮，在好竹之上。後以贈劉公猷，公猷為賦《紙簫》詩以張之。

匏

匏有大筊□七簧，下接紫檀木，以代匏為管，本攢眾管於一匏，而共一吹口。每管設簧以取音。小笙之制如大笙，而四管無簧，故簧止□三管。

壘

壘，燒土為之，朱漆繪金雲龍，垂五彩流蘇為飾。有黃鍾壘、大呂壘二種，黃鍾壘以八倍黃鍾積為體，大呂壘以七倍黃鍾積為體，皆頂上一孔，前四孔，後二孔。

德化瓷笛

德化瓷笛色瑩白，式亦精好，但累百枝無一二合調者。合則聲淒朗，遠出竹上。雲夢柯亭之外，又有此異種，若入李蒼手，即至入破，當不患磕然中裂矣。

建鼓

建鼓，以木為匡，冒以革，穿徑為方孔，以柱貫其中而樹之趺，趺上為座，以受柱。圓柱之上為托雲，以承鼓。柱貫鼓上，出以擊蓋，蓋上壓梁，上植金鸞。

大鼓

大鼓，腹中安銅膽，平懸於架。

杖鼓

杖鼓，上下二面，木匡細腰，以紅漆竹片擊之。其制始於漢、魏，今有大小二種。

小杖鼓

小杖鼓，《元史》謂之扎鼓，左手持而右手擊之，蓋後周杖鼓也。有三等之遺制。

手鼓

手鼓，不知其所自起，左手持而右手以槌擊之。《周禮·小師》：「小樂事，鼓鞀。」此或其遺也。光緒時，有擊手鼓售技於市者。鼓有耳，貫之以繩，絡於項而擊之。凡用槌三，手執其一，而擲其一於空中，隨落隨接，此上彼落，左右遞更，疾徐中節，絕無累黍之差。

龍鼓

龍鼓，匡繪五彩雲龍，四旁金銅環，繫以黃絨繖，陳則置鼓於架，行則掛鼓於項。歷代鹵簿，鼓各不一，古橫懸蓋，今平置，

有衣，微不同耳。

行鼓

行鼓，一名陁羅鼓，上大下小，匡貼金銅釘鉞，環繫以黃絨繅，跨於馬上，下馬陳樂，則懸之於架。唐有三面鼓，形如缸，首廣下銳，冒以鴟皮，類此。

導迎鼓

導迎鼓，制如大鼓而小，匡繪五彩雲龍，腹內安銅膽，四旁鍍金，環以黃絨縷舉之。

俳鼓

俳鼓，朝鮮國樂制，與鹵簿龍鼓相似而微小，兩旁施銅環，以黃扁繅繫於項。

軍鼓

軍鼓，軍中所用以整步伐者，為銅鑄之圓筒，上下覆以皮革，四圍有繩，用小木槌敲之。

太平鼓

海寧朱聲元貢生鏗《詠太平鼓》詩曰：「六街鞦韆鼓聲徹，蠹者以動句者苗。其聲剛勁氣激揚，綴以錚錚幾環鐵。瓦腔革面古製移，煉鐵糊紙憑膠竊。非鼗非鼗號曰鼓，金聲革聲齊奏之。紙作皮膚鐵為骨，下擬斗柄上滿月。群星在掌光搖搖，耳畔蟄雷爭奮越。曾聽臘鼓知春生，沉復土鼓迎時鳴。羯鼓催花石鼓獵，那及社鼓興耕氓。太平鼓擊擊且走，握之以左擊以右。一闌鞭過短篴聲，幾番高下小兒手。初疑方響梨園敲，旋兼中節銅丸拋。繁音颯颯戢然止，倏爾濤籟喧堂坳。揭來舞手復蹈足，日作嘔啞太平曲。何如擊壤康衢中，助汝含哺同鼓腹。」

搏拊

搏拊，如鼓而小，匡上銜小金環，以黃絨繅繫之，橫置之。凡合樂，工人掛於頸，以手擊之。其用，則鼓每一擊，搏拊再擊，以為應和之節。

塞塔爾

塞塔爾，回樂也。木槽通柄，槽如茄形，面平下圓，冒以革，柄面平，背圓，兩側有八軸絲絃二，雙鋼絃一，單鋼絃六，應絲絃以取聲。

達卜

達卜，回樂也。木腔，冒以革，以手指擊之。

那噶喇

那噶喇，回樂也。狀類行鼓，鐵匡，上大下小，冒以革，以二木杖擊之。

祝

祝，所以起樂，上闊下小，狀如方斗。三面正中，各設圓鼓以受擊，一面開圓孔以出音。椎用綠漆入楞，投椎其中，撞之。其一面有孔者，殆如琴瑟底之有孔以取聲，非便於納手其中也。

敵

敵，所以止樂，狀如伏虎。背上有二七齟齬，通體有紅黑斑紋，跌以金漆，旁施兩耳以置簞，簞以竹為之。擊法，先三擊首而後戛其背。

拍板

拍板，堅木為之，六片，聯以黃絨紉，左右各三片，合擊之以為樂節。

拍

拍，紫檀板四片，以絃合三片為一束，束其二，以一片拍之，下一片略厚，用以節樂。古本用節，晉、魏間有宋織者，善擊節，以木拍代之，拍始此。

番部拍

番部拍，紫檀板三片，以二片為一束，執一片拍之。拍小於拍板，番部拍又小於慶隆舞拍，其用則同。

畫角

畫角，木質空心，腹廣端銳，設木哨，入角口吹之。

胡笳

胡笳，本角音，上下用角，即古角之遺制也。

巴拉滿

巴拉滿，回樂也。狀類頭管，以木為之。本小末大，飾以金，木管上口安蘆哨，應笛聲。

鬻篴

鬻篴，喀爾喀樂，即唐蘆管也，惟多金口耳。